

文新學刊

# 蝴蝶夫人

方君逸

永祥印書館刊

文學新刊

范泉主編

蝴蝶夫人

三幕劇集

方君逸

登場人物

蝶蝶（即蝴蝶夫人）

其父

其母

艾娜

憂憂

葛龍冬親王

婷婷

牧師

巴籠

上馬來人

平克成

夏伯鈞

喬亞男

人 夫 標 蠅

阿周

汽車夫

上中國人

地點：南洋某處

時間：北伐革命前

## 第一幕

南洋某處海邊一間帶有回教教堂色彩的洋樓前面。廊上有結婚準備。

綠草如茵，吉里花盛開，遠處椰樹林立。

時當傍晚，台中無人。

稍停，阿周上。

阿周是個三十多歲的傭人，年富力強，似乎有點蠢然無知。有時又過份天真，這是一種僑生中國人的特性。  
周 這邊走，頭家！

（平克成上，年少英俊的少年，二十餘歲。他是那種十分熱情的人，微帶有浪漫性格，剛來南洋不久，保留着極重的中國人習氣。他是個來南洋做工作的革命黨。）

周 （又引）這邊走，頭家！

平 （有點不安）別叫我頭家好不好。

周 是，頭家！

平 瞧你。

（1）  
周 （羞笑）真是，怎末也改不過來……我知道您要我叫您「老爺」。



3 1772 8455 5

平 (轉身) 老爺

周 是呀！我聽我們頭家不，我們老爺說過，南洋叫「頭家」，中國叫「老爺」，是嗎？平老爺。

平 我不知道。

周 (傻笑) 是的，是的，一點也沒有錯的。嘻嘻嘻嘻。(指四面) 這地方還好嗎？比得上國內嗎？平老爺。(不

等他回答，又指一邊) 緊靠着海，那不是碼頭？多少大輪船都停在那兒，您打國內來也是打那兒上岸的嗎？平老爺！

平 (有點不耐煩) 是的。

周 (又是傻笑，嘻嘻嘻嘻) 一點兒也沒有錯的，將來您回起國來，非常便當。不是嗎？嘻嘻嘻嘻，平在臨吉里花

平老爺，你說這花好看不好看？這叫吉里，國內叫——叫——(苦憶) 哦！我想起來了，叫櫻桃……

是嗎？……(又指) 還有這些椰子……這一片碧綠的草地。(一直引着他，不覺又走了回來)

平 你要把我領到哪兒去呀？阿周。

周 到您的新房子去呀！平老爺。

平 那你領我來回地兜圈子幹什麼？

周 阿周是領您看看這四週的風，風景啊，平老爺(誇耀地) 您不知道，房子好難找呀！又要好，又要清靜，又要馬來人住得來……當新房的屋子，馬虎不來呀。您說是嗎？平老爺。嘻嘻嘻嘻，您今天大喜呀！

阿周跟您恭喜呀！還要跟新娘子恭喜呢，嘻嘻。

平 (十分不耐) 你的話有個完沒有？

周 我不說完了。嘻嘻，(指屋)這邊走！

平 我要知道就是這間屋子，早進去了。還用得着你。(向屋走去)

周 (在後大叫) 頭家，頭家！

平 (莫明其妙) 幹什麼？

周 阿周叫我們頭家我，我們老爺來迎接你。

(夏伯鈞上，一個中年華僑，微有點胖，商人型。克成的朋友，因同情革命，參加了革命黨。)

(他笑嘻嘻地走向平克成。)

夏 (在席上) 啊，新郎來了，新郎來了。(二人握手) 克成，怎末弄到這會兒？

平 有點兒事。

夏 再不來，我可要頂你的位置了。

平 好呀！讓給你吧。

夏 (打趣地) 真的那末一個漂亮的馬來太太？

(他們笑，阿周也在一旁竊笑。)

夏 你笑什麼？

周 (斂了笑) 我沒有笑呀！老——(可是又嚙嚙笑了出來) 嘻嘻——(馬上掩了嘴，下)

平 (看着阿周の後影，搖頭)

夏 他就是這末一個人。

平 我可受不了，這兒到處都叫人看不慣。

夏 等等你就慣了，也許你還捨不得走呢。——克成，你剛才到哪兒去的？

平 王漢魂同志那兒。

夏 他們的工作這幾天怎樣？

平 很有發展，又吸收了十幾個新同志，募集了十幾萬款子。

夏 好極了，這都是因為你來到這兒，那一次的演說，鼓起了他們不少的勇氣。

平 我不過把國內的情形做一個報告吧了，想不到南洋的華僑，對於祖國那末的熱心。

夏 (警告地) 不過你得當心一點。

平 我知道。

夏 這一陣子風聲很緊，對於你這末一個新來的人他們絕不肯放鬆的。

平 要不，我肯逛窯子，頑兒姑娘，如今還跟一個馬來妓女結婚？(笑)



夏 哈哈，大家都以為你真地迷上了她呢。說正格的，這個馬來姑娘長得的確不差。誰見了都要動心的。哈哈！

平 (笑) 這就好比唱戲，不幸，我卻取了這個耍猴兒的角色。

夏 有什麼不幸？(取笑地) 只怕求之不得呢。

平 (有點急) 胡說八道。

夏 不信，你去看看去。

平 我看過。

夏 可是你沒有看過打扮得又漂亮，又高貴的柯白柯白(Koepoe-Koepoe)！

平 柯白柯白？

夏 難道你不知道她叫柯白柯白？

平 (搖頭) 這末個奇怪的名字？我真做了一件傻事。

夏 怎末？

平 幹嗎要跟一個野蠻的土人結婚？

夏 你懊悔了？

平 (點頭，懊惱地) 沒有知識，黑得像個泥鰍。

夏 你說她不美？那是大錯而特錯了。（拉他）去去去！（他掙扎）看過你就知道了。

（屋內有女人笑聲。）

夏 （放手）她來了。

（一個馬來男子走出，他名叫巴籠，三十多歲，滿臉堆着笑，是個開妓院的，能言善說。）

巴 （對他們鞠躬行禮）平老爺，夏老爺，小的給二位老爺請安。

平 （有點看不入眼，轉過身去）

夏 全都預備好了嗎？巴籠（Baloon）。

巴 全預備好了，只等老爺們示下。

夏 柯白柯白姑娘呢？

巴 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婷婷姑娘正在那兒陪着她。

夏 好極了，好極了。帶她出來見見平老爺。

巴 是，夏老爺（不即走）。

夏 怎未又走？

巴 還沒到時候，小人的意思——（又是一躬）

夏 什麼？

巴 還是請平老爺進去。

(平走開,不理。)

夏 不,我們平老爺要先看看新娘子,也許他覺得不滿意,長得不够漂亮。

巴 不够漂亮?(走向平)平老爺,你還沒有仔細看過她。在我們這兒,你就別想找出第二個。遠近幾百里地,誰不知道柯白柯白姑娘長得標緻,脾氣好。多少王公大人看上了她,要討她。頂有名的葛籠冬(Gelongsdon)親王,就是其中的一個。可是她不願意……這一次她答應嫁給你平老爺,還不知道費了小的多少口舌。說起我們這位姑娘呀!她的眼睛又大又亮;她的嘴,又小又甜;她的臉又黑又圓;說起我們這位姑娘——

夏 好了好了,你又要來一通說詞了,是不是?

巴 不是這一個,您老,我說的是她的身世,她原也是好好人家出身,祖上還是皇族,不過爲了一點小事,被革除了。後來家道衰敗下來才幹這個。這會兒她答應嫁給平老爺,因爲平老爺是中國人,中國人待人好,她有一個奇怪的脾氣……

(平克成起,先不介意,漸漸地注意起來。)

(屋內有女人笑聲,脚步声。)

巴 她出來了,二位老爺可以當面問她。(跑上走廊向內)柯白柯白姑娘!

（走出來的不是柯柯白白，卻是一個胖馬來女人，妖嬈萬分，故作媚態，她是柯白柯白的朋友，一個馬來妓女。）

巴（失望）婷婷姑娘，你

婷（對夏）夏老爺，您在這兒幹什麼？怎末老不進去呀！（看見平）啊呀！平老爺，新娘子都在那兒急壞

了，您還在這兒聊閑天！（對夏）您真不是好人！

夏我？

婷儘讓新娘子等着，您還是好人嗎？就是我也受不了呀！（媚態）夏老爺，您倒說說看，有心沒有心？

（指他心）

夏（勉為應付）有心，有心。

婷這就好了。（轉對平）平老爺，快去呀。（畏怯）誰您這樣子，那裏像個新郎，簡直變成個新娘子了。

（緊挨着平坐下，大做媚態）

平（受不了）你，你是誰呀？

婷啊呀！平老爺，您連我都不知道？——我就是那遠近馳名的——婷婷呀！（羞怯態）

平婷婷？

巴她就是我們那兒的姑娘，婷婷您老。

平（呼了一口氣）哦！

夏 她的名字叫婷婷。

婷 對了，婷婷。

夏 馬來話叫婷婷 (Tin-Tin)，中國話就是「婷婷」，也不知道什麼中國客人給她取的，大概是採取的「婷婷玉立」這個意思。

平 (倒抽一口冷氣，不禁失笑) 好一個「婷婷玉立」。

婷 平老爺，您覺得我不夠「婷婷——」。(對夏) 中國話怎未說的？夏老爺。

夏 「婷婷玉立」。

巴 平老爺，你覺得(做身段)我不夠婷婷玉立嗎？

平 (無可如何) 夠，夠。

夏 豈止「婷婷玉立」，我還打算給她取一個名字。

婷 快說，快說，我正要請教夏老爺。

夏 (對平) 你猜我給她取的什麼？(平搖頭) 叫「林黛玉」。

平 (大吃一驚) 林黛玉？(夏點頭)

婷 林黛玉，好好好，可這是個什麼意思呢？

夏 什麼意思？告訴你，(一本正經地) 我們中國古時候有個美人，名叫林黛玉，長得跟你一樣。

婷 (大喜過望) 真的?

夏 可不是，她老是不斷地咳嗽，走起路來好像風擺柳似地，這末扭來扭去(作態)

婷 好極了，好極了，這就跟我一樣。夏老爺(咳嗽)瞧人家都結婚了，(扭腰)你什麼時候才娶我呀?  
(咳嗽，扭腰)

(平大不入眼，乘機走向海邊)

夏 (喊住) 喂，喂，克成，幹嗎跑了?

平 你還是欣賞你得意的傑作去吧!

(平下，巴亦下，夏欲下被阻)

婷 (走至夏前) 他們是談愛情，您幹嗎去呀? 夏老爺(夏只好停步) 您倒說說看(咳) 這個林黛玉是

怎末一個人(扭腰) 她多大了?

夏 (敷衍地) 跟你一樣，一模一樣。

婷 我早對你說過了。夏老爺(扭腰) 我就像你們中國人，像一個(扭腰) 中國的美人(扭腰) 從前多少人告訴我，我還不信。我記得有一天輪船開來了，我跑到碼頭上去(走向海邊，扭腰)

(夏由另一邊偷偷地下)

婷 有一個年青的男人衝我笑，我真不好意思，他跟我這樣(以手作飛吻狀) 我也就——(大扭其腰，碰

着了樹，跌倒在地。啊呀！

（巴籬上，躬身一旁。）

巴（大聲）柯白，柯白姑娘好生走！

婷（連忙爬起）柯白，柯白！

（音樂起。）

（馬來女僕艾娜（Aina）扶柯白，柯白姑娘，她是一個二十歲的馬來姑娘，臉微黑，深湛的眼睛裏隱含着不可測的愛情，既熱情又端莊，不像一個普通的妓女。這時她微俯着頭。）

（夏伯鈞拉平克成上，平起先十分勉強，但相見之下，不禁神往，不知不覺地走了過去。）

（四目相視，良久，走上台階。）

巴平老爺，你的禮金……

平（掏出一堆鈔票）五百塊，夠不夠？

巴一百就行了。

（平交錢，巴籬，巴籬遞給柯白，柯白，艾娜代收下，巴下。）

夏（對平）怎末樣？

平……

夏 (笑) 柯白柯白姑娘你怎末不說話呀！

平 柯白柯白！

柯 (嚴肅地跪着，低聲) 從今天起我是您的妻，平老爺。服侍您，承奉您，永遠隨着您，跟你們中國女人一樣。過儉苦的日子，不再亂化你的錢。

平 (不解地) 亂化我的錢？

柯 剛才你已經化了一百塊。

平 那算得了什麼？柯白柯白。

柯 你一定得讓我這末做。

(靜，婷婷夏立在一邊，露羨慕狀。)

(巴範領一又高又大的回教牧師上。)

巴 新郎新婦舉行婚禮。

(牧師莊嚴地走上階台，站在當中。巴令二人分跪兩旁，拿起水瓶，正在要問話時，夏插入。)

夏 慢！

(夏拉平到一邊。)

平 怎末？



夏 這太嚴肅了。你不知道他們馬來人的規矩，將來——

平 可是——

夏 你打算由着他們？

平 是的。

夏 將來要是出什麼事？

平 反正是做戲，不這末做反而啓人疑心。

(夏點頭)

平 而且——

夏 你愛她？(二人似笑非笑)

巴 請新郎入席。

(平回到原處，跪下。夏立一旁)

牧師 (唸唸有詞，如像誦經)

Sine Ada Kamu Dua Orang,

Kamu Dua Orang Ayer Dan Ikan.

海裏有水，  
水裏有魚。  
努力去找。  
供爾所需。

爾等二人，  
結爲夫婦。  
如魚似水，  
永相愛護。

爾等二人，

.....

(柯白柯白母忽忽上)

等一等。

(大家愕然)

柯 怎末了，媽？

母 孩子，這件事你得仔細想想。

柯 媽！女兒求您讓她這末做。

母 你母親也不知怎末辦才好。

柯 是爹又說了什麼？

母 除了他還有誰？他說你要是真不聽話，私下結婚，馬上就到衙門裏去報告，革除你。

柯 (擔憂地) 媽！您跟我作主。

母 他要你嫁給那個葛龍冬親王。

柯 不，不，媽！

母 我也沒有法子，他說什麼都好辦，可就不能嫁給一個中國人……他說他要趕到這兒來。

柯 (恐怖地) 他要趕來？

平 (不解) 什麼事，柯白柯白？

(靜)

柯 (稍躊躇後，回身對牧師，堅決地) 快問吧，牧師。

母 (馬上制止) 柯白柯白！

柯 (企求地) 讓我去吧!

母 可是你不能够——

牧 什麼?

母 他的男人不是教徒。

牧 (大驚) 什麼,不是教徒,叫我來主婚?(對巴)你?

巴 我也不知道。

牧 幸好來得及。(走下台階,大搖其頭)險些錯了大事!

柯 (追去) 牧師。(跪下,拉着他的裙懇求) 牧師,請你別去。

牧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。

柯 我要結婚。

牧 他是中國人,不是教徒。

柯 神會知道的。

牧 不(屈開她,急下)

柯 牧師。(泣)

母 柯白柯白,回去吧!

柯 (堅強地) 不(站了起來)什麼都已經完了。

母 (憂鬱地) 我早就料到了,你像你爺爺?

柯 (難受地) 爺爺。

母 (突然從懷中拿出一把短劍) 拿去!

(眾吃驚)

柯 (胡疑地) 這個——

母 也許牠會叫你別忘了祖先!

平 什麼?

巴 (代為解釋) 這是他們傳家之寶,柯白柯白姑娘祖父的遺物。他就是用這把短劍自殺的。您老。

平 爲什麼(拿劍手中)

巴 他殺了一個侮辱他的仇人,蘇丹要他償命。

平 (拿劍細看) ……

夏 (憤) 「生而無榮,不如死而無辱!」

(他們閉後,交給柯白柯白,她走上台階,虔誠地跪下放好。不禁啜泣。)

(靜。)

柯 婷 你幹嗎呀？這末大好的日子，不高高興興的！有這末好的平老爺，你還怕什麼？  
 （起立，愁雲倏地過去了）是的，我應該高興，大家都該高興。

（音樂起，這是一種土風的音樂，他們熱狂地跳起舞來。）

（先是婷婷拉了夏伯鈞，接着阿周和艾妮，他們圍着新婚夫婦二人，接着巴籠又拉了柯白柯白的母親參加進去。）

（正在跳得緊張時，柯白柯白的父親趕至，大聲喝住。）

父 （滿面怒容，其勢兇兇）停下來！停下來！

（音樂，跳舞停。）

平 （怒）你是誰？衝到這兒來！

父 （不理，走向巴，巴抖索）混賬東西！你敢把我女兒嫁出去，偷偷地結婚！

巴 小的不敢！這是你女兒她自己——

父 （走向柯）死不要險的東西，什麼人不好嫁，偏要嫁給這個中國人？（欲打）

平 （跪去阻止）住手！你是什麼人？

父 我不跟你說，我來找我女兒！

（巴，艾等見勢頭不對，相繼下。）

柯 (哀求地) 爹!

父 快跟我回去!

柯 我求求您, 答應我吧!

父 不行! 不行!

柯 我已經爲您掙錢掙了十幾年, 我要休息, 我要做一個好好的良家婦女, 您難道連這一點也不肯答應嗎?

父 我答應你嫁給葛龍冬親王……

柯 不我求您……

父 放着一個親王不嫁, 跟一個中國人結婚?

柯 他是好人。爹!

父 死東西! 畜生! (拉她)

柯 放開我, 爹, (向母求) 媽!

母 爹, 隨她去吧! 她既然心甘情願。

父 (怒) 你還幫她說! 哼! 全是你不好好看着她, 你還敢幫着她!

母 (無能爲力) 孩子……

柯 媽！

父 (拉蝶) 走不走？

柯 (掙扎) 不！

父 不走！一定要跟這個中國人……好！你也再也不用回來，再也不是我們家的人！我們把你開除了。

(掉頭就走)

母 (追去) 爹，爹！

父 什麼？

母 您不能再等一會兒……(對女) 柯白柯白，你再仔細想想！

柯 (泣) 這件事，媽，我不知道想過多少遍了……我要重新做個人……這正是第一步……媽……

母 可是我們這一家……你忍心丟開你媽？

柯 ……

母 永遠不再回去？

柯 ……

(蝶要去又停，躊躇再三，看平。)

平 這是怎末一會事？柯白柯白！



柯 (微泣) 他們要我回去! 平老爺!

平 爲什麼?

柯 爲了我跟你結婚!

平 怎末?

柯 他們不許嫁給一個外國人!

平 (怒對叔) 爲什麼不許? 你說, 這是你的自由, 難道在你們南洋女人連這一點兒的自由都沒有了嗎?

父 自由(搖頭)……問她自己好了!

平 怎麼樣? 柯白柯白!

柯 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要跟着他!

父 死丫頭! 你說什麼?

柯 ……(掙扎)

父 你要是跟了這個中國人, 就一輩子別想見着家裏的人! 再沒人管你死活, 你再不是馬來人! 你是一個沒神的人, 死了墮入地獄。

柯 爹……

父 馬來人誰都要恥笑你，不理你罵你，唾你！你這個忘了本的女人！你辱沒了自己，辱沒了祖先！你祖

父是個光榮的馬來人，你忘了嗎？

柯 不！我沒有忘！

父 那末，你還不快跟我回去？

柯 ……爹……（預備走）

平 柯白柯白！

柯 平老爺！

平（怒）你真以為跟我結婚辱沒了你？

柯 不，我只是一個卑賤的人！

平 難道是別人強迫你結婚？

柯 不，我自己的意思！

平 是別人結婚，還是你自己？

（蝶無語。）

平 他們管不了你。我不知道你們馬來人的規矩，可是我只知道，違背了自己的真心，就是屈辱！只有順着自己的意思，才是最大的光榮！

(23)

父 (對驟) 我給你再說一遍,你怎麼打算?

平 別理他!柯白柯白。

父 你走不走?

平 別走!

父 走!

平 不!

(驟不知所從)

父 走呀!

柯 (突然衝到母前)媽!

母 你決定了?孩子,你說呀!

柯 (哭) 放開我吧! (哀求地) 別開除我,媽!

父 不行!除非你回去!

夏 (走向前,對父) 喂,你究竟要把你女兒怎樣?

父 我要她回去。

夏 可是她不願意。你還不快走?

父 走？

夏 唔，這兒不是你說話的地方。

平 對了，去，去！

父 (傲然不理，轉對其女) 你是跟他還是你爹，只要你說一句話。

柯 (跪在平面前，痛苦地然而決定了) 啊，平老爺！

父 (怒不可遏，對母) 馬上離開這兒！

母 (大驚) 我？

父 你不能就在這裏！她已經不是馬來人，不是我們家人，她已經不是我們的女兒了！

母 可是，再等一會兒——

父 不行！

母 一分鐘也不行？

父 不行，(轉身，不可侵犯地) 你打算跟她一樣？

母 (大感恐怖地) 跟她一樣？

父 一樣開除！

母 (大驚) 呀！

父 那麼，回去！

母 馬上回去？

父 是的！

母 (對柯，戀戀不捨地) 我不能參加你們的婚禮，孩子，也許……也許……日後……

父 不能來看她！永遠不能來看她！

柯 (禁不住哭了) 媽！

(母慢慢下。)

(父瞪一眼亦下。夏亦下。)

(靜。——)

平 (聳聳肩) 胡鬧，胡鬧！(過去扶柯) 柯白柯白！我的……我的可憐的柯白柯白！(扶她)

平 這就是你的父親？太欺負你了！別理他！有我呢！打今兒起，你不再是他的女兒，你是我的了！

柯 (眼中含着淚) 你真的跟我結婚？

平 難道是假的？

柯 一輩子不扔了我？

平 自然！

柯 我是一個沒家的人了！

平 我知道，像你這樣的家，要他幹什麼？

柯 只要有你就死，我也願意！因為你是我的——

平 我是你的丈夫！我的柯白柯白，別哭啦！我們該多高興呢？這是我們新婚的第一天，你聽，潮水的聲音響得多好聽哪！我聞見花兒的香味，那是吉里花，你站在這兒，就像個天上的仙女，柯白柯白，小

柯白柯白，奇怪，你怎麼叫這個名字？柯白柯白。

柯 柯白——柯白，就是蝴蝶的意思！

平 蝴蝶？

柯 唔……

平 你可長得真像個蝴蝶！我的蝴蝶姑娘，不，我的蝴蝶太太，我的蝴蝶夫人。

柯 你們那兒也有蝴蝶？

平 各種各樣的蝴蝶，可是卻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！

柯 我不是問你那個！

平 那是什麼呢？

柯 你們提到了蝴蝶，也用針把牠釘住嗎？

平

柯 他們說你們捉着了活的蝴蝶，一直把牠釘到死！

平 (微笑地) 可不！我就釘着了一只好看的蝴蝶啦！

柯 你？

平 還有比她更好看的嗎？

(二人親暱地笑。)

(天色黑下來——)

平 (忽然驚覺) 啊呀！什麼時候了？(四面看) 噢，人全走了，什麼時候走的？

柯 (搖頭) 你不知道？

(平也搖頭。)

(二人擁抱，……遠處愉快的音樂——)

幕

第二幕

平克成和蝶蝶的居屋。

幕開時，蝶蝶着常服，研墨，學習寫字。

早晨，陽光滿屋，檐下有燕子呢喃的聲音，她傾耳靜聽，微笑，然後繼續工作。

平聲 蝶蝶！

蝶 嚶！

平聲 你在那兒幹什麼？小蝴蝶兒！

蝶 (低聲) 研墨呢！

平聲 幾點鐘了？

蝶 再躺一會兒吧！太陽還沒有出來呢，

(靜——)

(蝶繼續寫字。)

平聲 (稍停) 蝶蝶。



蝶 嘍。

平聲 你在那兒幹什麼？小蝴蝶兒！

蝶 寫字呢！

平聲 太陽已經出來了！

蝶 還早呢，再睡一會兒，給您拿早點來。

平聲 我可睡不着了！我的！小蝴蝶兒！（跛着鞋走了出來，站在門口）你真用功，（要看她寫的字）

（蝶羞怯地全開。）

平 （終於看見了）很好！（放下，看着她）

蝶 早！

平 早！你們馬來話？

蝶 Selamet

平 （學她）Selamet

蝶 （笑着，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）怎末，您起來了……還早呢！

平 哼！（看了看滿屋太陽，微笑着用手點她）

（蝶低頭。）

平 還早呢，滿屋子裏都是太陽……（見她低頭）你還沒有打扮是不是快進去吧！

蝶 也沒什麼……不過……

平 我不會打攪你的，蝶蝶！

（蝶下。）  
（平倚門，欣賞地看她，笑。）

蝶 （在內，羞怯地）你別——

平 不要緊的！我的小小蝴蝶兒！你沒見過那些西洋女人，都當着人化裝。一點兒也不害怕……對了！

是馬來人……好！我就不看……（仍眯着眼偷瞧）可是，我覺得，我覺得——（噴嚏）

蝶 （連忙跑出）瞧您……（爲他整衣）早上起來也不多穿件衣服……快進去……（拉他同入）

（稍停他們即上，克成穿了晨衣。他舒服地坐下，蝶蝶下去端了點心上。）

平 幹嗎不讓艾娜？

蝶 （笑）我怕艾娜做的不好吃吧！

平 你呢？

蝶 待一會兒！

平 （見她站在一邊，笑）你這樣站着，叫我怎末吃得下？

(蝶生)

你不要打扮?

蝶 已經好了!(指桌上)

平 (笑) 謝謝你! 每次總不忘了給我預備一杯中國紅茶, 這是我唯一的嗜好!(喝茶) 喝嗎?

(蝶搖頭)

平 你烤的麵包真好! 還有「加醬」(Cream), 我在中國從來沒有吃過, 說它像菓子醬吧, 也不像, 這味兒真香真美! 你也來一點兒, 她不吃, 強她吃! 哈哈!

(蝶送上煙斗, 並用打火機爲之點燃)

平 (抽煙) 啊! 全有了!(舒適地) 真是舒適的日子!

(蝶收拾杯盤, 交進來的艾娜坐下。事後拿出克成的皮鞋來擦。)

平 今兒幾號了?

蝶 一月二十六。

平 已經快三個月了, 就好像三天一樣……這種日子, 簡直叫人再不想離開南洋了!

蝶 (狡詐) 離開南洋?

平 (不以爲意) 是呀! 也許最近, 我要到別的地方去, 或是做一點別的事。夏老爺說, 他有一種生意, 要

找我幫忙，到了那時候，我就不得不離開這兒！

……離……開這兒……

平 回到中國或是別的什麼地方，你知道，我們男人不得不爲自己的事業奔走而且……有時候也會有許多意料不到的事！

（蝶裝腔地低頭。）

平 怎末了？蝶蝶！你像是不高興的樣子？對了我幹嗎要提起這種事？放心！我的小小蝴蝶兒，我是不會離開你的！

蝶 （欣喜了）真的？

平 就是回中國，也帶着你走！

蝶 （深爲放心）那就好了！可是我怕——

平 別怕！我的小小蝴蝶兒！你想，我過着這種舒適的生活，會丟下你走嗎……你相信你的克成會丟了你離開南洋嗎？

（蝶搖頭。）

平 這就成了！在這個世界上，除了小小蝴蝶兒的住處，再沒有使我留戀的地方了！（挽着她走上走廊）今天天氣多好呀！我從來不覺得天氣這末好過！也許我沒有碰到好天，也許我天天過的這種天

氣……

(燕子叫。)

什麼叫？

平 燕子……瞧！(指簷下燕子)

(二人看。)

蝶 一個燕子窩……你們那兒沒有嗎？

平 可是我從來不覺得牠叫得這末好聽！

蝶 那是因爲您從來沒有留心！

平 對我從來沒留心……這兒我覺得樣樣不同，通明透亮的天，藍得發光的海，滿院子的花草，還有這一所精巧的小房子。我好像到了什麼童話裏說的仙境……你就是那個常說的神祕的公主，我就是那個……

蝶 (低聲) 冒險的王子！

平 你說不是嗎？

(蝶笑着搖頭。)

平 你說我不像(作勢)？

(蝶搖頭)

平 你不像?

(蝶點頭)

平 趕明兒我還要把我這神祕的公主介紹給我所有的朋友! 哈哈!

蝶 快別! 快別!

平 爲什麼? 你難道有那一點比不上別人的太太嗎?

蝶 可是……我見不得人! 你瞧, 連你做事的地方我都不知道——

平 你說你從來都沒到我的 Office 去過一次……那種地方, 再沒意思了! 多待一分鐘, 就讓人頭疼!

哈哈! 哈哈! 我自己頭疼不夠, 還要讓我的小蝴蝶兒頭疼嗎? 哈哈!

(艾娜上)

艾 老爺, 夏老爺來了!

(夏伯鈞上, 匆匆地)

夏 常來的客人, 還要什麼通報?

平 哈囉!

(二人握手)

夏 (對拿了茶杯要去倒茶的蝶) 別客氣了,蝶蝶!我就要走的!

蝶 喝杯咖啡再走,夏老爺!(下場)

平 (馬上換成嚴肅的態度) 有什麼消息嗎?

夏 消息不好!昨兒幾個出去散發傳單的同志,被當地政府逮捕了!

平 什麼地方?

夏 米芝路,這會兒已經帶到看守所去了!

平 真的?你去想法子沒有?

夏 我正在——

(蝶端茶上,奉茶)

蝶 (對夏) 請!

夏 謝謝!(急用頑笑的話轉換空氣) 克成你該感謝我呀,討了這末個賢惠的馬來太太。

(平笑)

(蝶羞怯狀)

蝶 夏老爺也應該請我們吃喜酒才是呀!

夏 我嗎?對了(認乎其真地對平) 你知道嗎?上次你們結婚時候,來這兒道喜的那個婷婷姑娘——蝶

蝶 認識的，最近她跟我說，一定要我討她！

蝶 那您幹嗎不娶了她呢？她是個好人，長得也不算太難看……

夏 是的！不算難看，簡直是「林黛玉」。

（靜——）

夏 （突然地笑起來）哈哈哈哈哈！

蝶 什麼事好笑啊？夏老爺！

夏 前天聽見婷婷唱馬來歌，忽然想起中國的小調，（對平以眼示意）你不會唱嗎？（作女聲唱）手扶欄杆，可嘆第一聲，鴛鴦哪枕上呀，勸勸奴郎君；路上的鮮花少要去採，行船間走馬呀，處處要當心！

（大家笑。）

（蝶走開下。）

平 （見蝶下）快說，現在怎麼樣了？

夏 昨兒晚上，過了一堂，嚴刑拷打，逼他們的口供，他們用辣椒水灌他們，說他們擾亂治安！

平 （切齒）混帳東西！禽獸！想不到當地政府也是這樣！

夏 因為中國政府來了公文，要求他們這末辦。



夏 他們講出什麼沒有？

夏 誰都不肯招！可是今兒又過了一堂，王漢魂同志，卻被逼不過——

平 (緊張) 怎末？

夏 招了！

平 什麼他——

夏 他承認是中國派來的革命黨，他又說出了一個機關，幾個同志的地址——

平 (大驚) 呀！哪末我這兒——

(蝶拿了香烟上。)

蝶 請抽烟！夏老爺！

夏 謝謝！(抽烟)

(靜。)

蝶 (見他們緊張的樣兒) 談什麼可怕的事嗎？

平 不你有事去吧！

(蝶懷疑地看着他們。)

夏 (岔開) 沒什麼！一點兒也沒有什麼！我正在這兒唱中國小調呢！克成來，一塊兒唱！

平 我?

夏 (不容分說,拉他)來!不要緊的(自己唱,仍作女聲唱)手扶欄杆,可嘆第一聲,鴛鴦哪枕上呀,勸勸奴郎君。路上鮮花少,要去採,行船間走路呀,處處要當心!啣呀呀得而噲來,說撥條郎君聽。小妹妹是你的知心着意的人!

平 (接着用男聲唱)手扶欄杆,可嘆第二聲,賢妹妹你不必呀常常掛在心,路上鮮花叫那一個去採,行船間走馬呀,處處會當心!

夏平 (二人合)啣呀呀得而噲,說撥條賢妹妹聽!我不是那十五六讀書小倌人!

(蝶笑)

(平低頭沉思)

夏 怎未啲中國小調好聽嗎?

蝶 好極了好極了!夏老爺,我從來沒聽過中國歌!

夏 (見蝶裝碟子)你又忙什麼?蝶!

蝶 您吃點兒點心!

夏 不用了!

(蝶到後面裝點心)

(他們低聲——)

平 那末今兒的會議?

夏 照舊舉行!你知道革命軍已經誓師北伐了!我們一定要好生準備,籌款接濟。這個會很重要,不過得改變形式!

平 改變形式?

夏 你把碟碟帶去,我再叫了婷婷她們,就算我過生日,你們馬上就來,提早——(見蝶捧水菓點心上)開飯。

蝶

(略有所聞)夏老爺,您過生日?

夏 我——哦!是的,是的!我請酒,請你們兩位,還有幾個朋友,也約了婷婷姑娘。等會兒你們就可以碰着了!我一定要問她,我這小調跟她唱的馬來情歌像不像。(又唱)手扶欄杆可嘆第一聲,鴛鴦哪枕上呀,勸勸奴郎君,路上鮮花少要去採,行船間走馬呀,處處要當心。(推平)

(二人合唱)

夏 平 (合唱) 咿呀呀得而噲來,說撥郎來聽。小妹妹是你的知心着意的人。

蝶 哈哈!回頭見!回頭見!(倏地向外走去)

蝶 怎末就走了?夏老爺坐一會呀!

夏 不啦！(下)

蝶 (拿了帽子趕去送給他) 您的帽子，夏老爺！(走回) 今兒夏老爺真怪，從來沒有見他這末高興過！

平 是的！

蝶 你想什麼？(擔憂地)

平 沒有什麼！

蝶 我能去嗎？

平 爲什麼不能？你不常說：從來沒見過我的朋友，除了夏老爺……這一來，你可以全看見了！

蝶 可是他們不會笑話你嗎？

平 爲什麼？

蝶 因爲你太太是馬來人。

平 不會的！他們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全是中國人，你要是喜歡知道中國的情形，只管問他們好了！

蝶 準保你聽得不要再聽！

平 不！我真是希望多聽一點兒，將來到中國去，就不會是一個陌生了！

蝶 是的！快去換衣服吧！

平 不太早嗎？

平 不！我們還要談點別的——生意上的事。

蝶 你的那些朋友，也把他們的太太帶去嗎？

(平點頭。)

蝶 (畏怯地) 那末我——

平 別怕！沒有人會看低你的蝶蝶！(推她)誰都要想見見我漂亮的馬來太太，我的蝴蝶夫人呢！

(蝶入內室。)

(稍停，艾娜上。)

艾 老爺，夏老爺那兒來了人！(下)

平 誰？

(老周上。)

平 什麼事？

周 (拿出一封信，交平)我們老爺的信。

平 (看信，驚)什麼……(不信，又看信，喃喃地唸)「……發生重大——」(發現阿周在)你在外面等着。

(周下。)

平 (繼續陰信)「……發生重大事故，同志繼續被捕……並供出吾兄，事在危急，望即束裝回國，以

免發生意外，船票業已代購，餘容船上面談……」(驚震，他坐下沉思)

(稍停)

平 阿周。

(周上)

平 你們老爺還有什麼吩咐？

周 沒有，只說今天的宴會改期了！

平 嗯！我知道了，你去吧！

(周行禮，欲下)

平 (稍沉吟) 回來！

周 您有什麼吩咐？平老爺。

平 等一會兒請你來給我拿一只手提包……你問我太太要好了！

周 是(下)

(平又看了一遍信，放在衣袋內，神色緊張)

平 蝶蝶！

(蝶盛粧上，手拿平衣，爲他穿上。)

平 我得馬上出去！

蝶 那很好啊！我們不都預備好了嗎？

平 不，不！(有點惶惑) 你先給我整理一只箱子，把我的換洗衣服擱在裏面！

蝶 這會兒要？

平 唔！不待一會兒收拾才行，可是——

(平欲講不講，意態頗爲躊躇。)

蝶 (爲平穿好衣服，不知就裏，仍然是興奮地) 瞧我這樣兒可以見你的朋友和那些太太們嗎？

平 (心神不定) ……

蝶 不行嗎？

平 (勉強點頭) ……行！

蝶 不去了吧！免得你朋友見着笑話！

平 (正中下懷) ……也好！

蝶 可是，你難得這末高興……再說，夏老爺從來沒有請過找到他那兒，我很想看看他住的屋子。

平 也沒有什麼好看的！

蝶 ……一定佈置得很好看！……還有那些太太們穿的什麼樣兒……

平 是的……不過……

蝶 (鼓起勇氣) 你不說過,我得多學中國人的規矩嗎?

平 我……我記不清楚了!我說過嗎?

(蝶點頭)

平 (看錶) 啊呀!不早了!

蝶 快去吧!去了我們可以早點兒回來!

平 (窘) 你……你……

蝶 太不像樣吧?

平 不!

蝶 ……

(二人僵持,稍停。)

平 蝶 蝶!

蝶 什麼?

平 這會兒我有要緊的事,得先到夏老爺那兒去!



蝶 也好！我隨後來就是！

平 不。

蝶 爲什麼？……哦！你要回來接我……不用了，我自己認識！只要你告訴我地方。

平 不，剛才夏老爺那兒來了人！

蝶 有要緊的事嗎？

平 唔！

蝶 那你趕快去吧！你不能讓人等着！

平 是的——（趁機）回頭見！

蝶 早點兒回來呀！

平 （有點留戀，走回）那末你——

蝶 今兒去不去沒有什麼要緊，好在日子多着，只要你高興，隨你什麼時候，我總等着！

平 好的！再見！回頭見！……（微有感動）我一會兒就回來！要是趕不及，也許我會派人回來接你！再見！

蝶 蝶，我的，小蝴蝶兒（急下）

（興奮地走到窗口，目送他遠去）會見他那些朋友，那些中國女人，全是中國人……將來……坐上  
一只大船……一個小小的房間……兩個人……飄過海洋……一天……兩天……三天……

(坐在窗台上，如入夢中，突然驚醒地) 他就要回來了！(起立整衣，並入內提出一小皮箱，放好)

(外面有人敲門)

蝶 (雀躍地迎上去) 你回來了！

(阿周上)

周 我，太太！

蝶 我們老爺派你來接我的，是不是……？

周 (不答) 你們老爺說，他有一個小手提包……

蝶 是的，他剛叫我歸理的。在這兒……他的隨身衣服，全在裏面。

周 是，太太！

蝶 (遞皮箱) 我們老爺沒有空回來是不是？

周 是的，太太！

蝶 走吧！又麻煩你了！(欲隨周走出)

周 (突然停住) 太太，您要上哪兒去？

蝶 上哪兒去……我們老爺沒有關照你？

周 (搖頭) ……

蝶 (自爲解釋) 哦, 我知道! 他要親自回來接我, 他的脾氣總是這末說一不二的! (對阿) 你去吧! 遇見老爺請他就回來! 就說我全預備好了!

(無表情地) 是, 太太! (下)

周 那末一個能幹的夏老爺卻用了這麼一個笨傭人真好笑, 一定要親自回來…… (放好拖鞋及其

他, 忽然發現那件晨衣) 哦! 還有這件晨衣, 也許用得着。 (向外叫) 喂, 喂, (見阿周已走遠) 還是別帶去的好, 拿了明兒早上穿什麼! 摺衣, 在口袋內發現了那封信, 看……「同志繼續被捕……即刻束裝回國……」 (她完全明白了) ……他去了……就這麼去了! 是真的嗎? (再看信) 一點兒不錯! 他……他……不告訴他, 怕我難受……爲了他們的工作, 神天上的神啊……他是個革命黨……爲什麼他……是個革命黨…… (跪下, 啜泣)

(平推門入)

平 蝶蝶!

蝶 (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) 你回來了!

平 我怕阿周說得不清楚……

蝶 他已經去了!

平 拿走了箱子?

蝶 是的！

平 沒有說什麼？

蝶 沒……有什麼事嗎？

平 沒……沒……

(靜——)

平 (作笑狀) 你知道嗎？蝶蝶！我回來是要跟你告別的！

蝶 (忍痛) 告別？

平 瞧你嚇得這個樣兒！別怕！我不過是到附近的地方走一趟，所以我要拿去那只手提包，你不覺得

奇怪嗎？

蝶 (勉強支持) ……一點兒也不……可是，(安慰地) 你得當心……

平 什麼？

蝶 當心你的身體！在外面沒有人照應，穿得要暖點，生冷的東西別儘吃，晚上要蓋上毯子……也

……少喝點兒酒……空下來……多寫幾封信……

平 怎末了？蝶蝶！你像很難受的樣子，是，我很不該不早點告訴你……可是我一定聽你的話！

蝶 克成……

平 我馬上就要回來的！不過出去走一趟，旅行幾天！

蝶 (壓抑着悲痛) 但願你有一個痛快的旅行！

平 我一定要帶許多好玩的東西給你，你說，你要什麼？

蝶 ……什麼都好！只要你親自帶來！

平 我知道你愛什麼。我的小小蝴蝶兒！這次旅行，也許要長一點！(不免留戀) 你不寂寞嗎？

蝶 (搖頭) 不！只要你們在外面玩兒得好！玩兒得痛快！

手 可惜大家都是男人，我不好單獨帶了你去！

蝶 (黯然) 我知道！

平 可是，我一到那邊，就寄信給你，每天寫一封。你不相信嗎？

蝶 (含着淚) 相信！

平 怎末，你哭了？

蝶 (迅速地擦淚，笑) 不！我在這兒歡喜，這一次你一定帶許多東西回來……你瞧，我不正在笑嗎？

平 這就好了！我的小小蝴蝶兒是個快樂的天使！

蝶 是的，一個快樂的天使……

(夏伯鈞氣喘喘地跑上。)



平 你真想得太週到了！

蝶 (拿出護照) 還有你的護照。

平 (深為感動) 蝶蝶，你……(囁嚅地) 不過幾天的工夫……

蝶 也許更長一點，也許更遠一點……祝你一路順風！

(夏下。)

平 你不用送我，我就回來的！

蝶 是！

平 不用難過，日子過得很快！

蝶 是的！

平 你想，我們結婚三個月，一眨眼就過去了！幾天工夫，算得了什麼？

蝶 是的！

(外面起了微風。)

平 進去吧！

蝶 起風了，你好好走！(拿起那件長衣) 還是拿去吧！早晚用得着！

平 (接過去) 謝謝你！

(在遞過去時，那封信落地。)

(蝶打算藏起，不讓他知道，可是他已經看見了！)

平 蝶，你……

……

平 你已經——看過——你——你全明白了？

……

平 我實在不應該……(內疚地)原諒我吧！蝶！

蝶 不……你是一個有作爲的中國人！

平 爲了工作，我只有去了！

蝶 你只管去吧！……我是一個可憐的人……你別儘掛在心上！只要你能在空下來的時候，想着我，

寫一兩封信來，我就心滿意足了！

平 (感動地)蝶！

(微風吹着)

蝶 ……你不會忘了？

平 什麼？



蝶 這三個月……一百多天……

平 我記得！

蝶 一個涼爽的晚上，遇見了你……

平 是的！

蝶 ……我們那個好日子……

平 那末熱烈。

(風吹落花)

蝶 那時候吉里花盛開……

平 院子裏滿樹都是！

蝶 這會兒全落了！

平 全落了！

(燕子叫)

蝶 燕子也要走了！

平 也要走了？

蝶 牠還要再回來！可是——

平 蝶蝶！  
什麼？

平 (情不自禁) 我就要回來的！別難受！就要回來的！  
蝶 就要回來？

平 是的！就要回來！  
蝶 真的？

平 (點頭)……  
蝶 什麼時候？

平 不過兩三年！也許明年！也許——  
(燕子叫。)

平 ……燕子回來的時候！  
(氣笛響聲——)

夏 (在外) 克成！克成。  
平 我去了！

蝶 保重！保重！千萬保重！

平

(半響) 再見! (下)

蝶

(蝶蝶忍着眼淚在窗口揚手巾, 再慢慢地退到地板的高處。終於失去了力量。於是她跪下。)

(虔誠地合十) 燕子回來的時候!

——幕——

## 第三幕 第一場

五年後，還是那間屋子。

幕開時，蝶蝶站在院子裏悵悵地看着海外。

（艾娜推門進。）

艾 太太，太太！

（蝶入屋。）

艾 太太！剛才我又碰見巴籠來了！他說：「給我問你們太太好！」

蝶 謝謝他！

艾 他真是個好人！肯關心我們。他問我：「老爺有信來沒有？」我說：「有信倒好啦！」太太您說是吧？

（蝶無語。）

艾 後來他又問我許多別的話，他又問我：「日子過得好不好？」……看樣子他很願意幫我們忙呢！

蝶 哦！

艾 像他這樣的人，也太少了。太太您說是不？自從老爺回中國之後，這五年裏頭，誰管過我們？倒是他，

不時間長問短地。

蝶 (嘆息) 唉，日子過得真快，五年了！

艾 巴籠說，他很想來看看太太，要是太太不嫌……麻煩。他說，今兒早上碰見夏老爺來着。

蝶 (喜) 夏老爺回來了？

艾 是呀！您瞧，他都不到這兒來一趟！

蝶 夏老爺還是去年來的！

艾 誰都把我們忘了……太太，巴籠說，從前您在那兒生意很發達，簡直應付不過來，我想……

蝶 (突然起立) 噓！

艾 什麼？

蝴蝶 我好像聽見鳥叫！

艾 沒有呀！

蝶 (緊張地) 燕子回來了！一定是燕子回來了！(走到廊上，仰頭看簷下，失望地搖頭。)

艾 我說沒有！太太！

蝶 (堅信地) 不！牠就要回來的！牠就要回來的！

艾 我瞧着太太天天等着燕子回來(坐在蝶身邊)……

蝶 你不知道，艾娜老爺走的時候，跟我說過，只等燕子一到，他就回來！

艾 可是燕子已經來了五次了！

蝶 也許，他們那兒燕子不同！

艾 可是，老爺怎麼沒有告訴您？而且連信也沒有！

蝶 ……一定是爲了事忙，沒有寫信的工夫，老爺是一個忠心的革命黨人！

艾 不管怎末說，他總該替太太您想想呀！

蝶 他不會不替我想的！要是他空着！

(艾搖頭嘆息)

蝶 你爲什麼嘆氣？……憂憂呢？

艾 跟隔壁人家的孩子一塊兒玩耍！

蝶 當心點兒，別讓他們吵架！

艾 是！(憤憤地起立，走了幾步，又折回) 太太……他怕不回來了！

蝶 (不解地) 什麼？

艾 巴籠跟我說：他太太寬心一點，別儘痴等着最好出去走動走動，一來是散散心……

蝶 多謝他的好意！

艾 也可以……多少人想見見太太！

見我！

艾 太太年紀還輕，幹未死守着？

蝶 他這未說了？

艾 是的！他說，他見過很多，跟中國人結婚沒有一個好收場的……

蝶 (有點生氣) 你說什麼？

艾 中國人都是逢場作戲，待女人有什麼真心？頑兒一陣子，到了，還不是把她扔了，再討一個。

蝶 (禁止她說下去) 艾娜！

艾 (未注意) 他們要是回國，總是一去不返，再也不會回來……他們都是負心的人，流氓，騙子！

蝶 (一直壓制着，這時禁不住大怒) 住口！死東西！你罵人，你罵老爺你……(氣得話都說不出)

艾 (驚退) 我……沒有我怎未敢……太太！

蝶 (大聲) 老爺一定會回來的！他一定會回來的！他馬上就要回來！

艾 (驚嚇地) 是的，太太！

蝶 (強迫地) 你說，他會回來！馬上會回來！

艾 (只好依從) 會回來……馬上就回來。

蝶 你還要罵中國人是流氓，騙子……你說，這是胡說！

艾 (垂淚) 是胡說! 太太!

蝶 (忽然覺得自己的態度有點過份, 馬上恢復平常和藹的語氣) 艾娜! 別……別……我原沒有罵你的意

思! 我不過……(也流淚)

艾 (難過地) 都是我該死! 太太!

蝶 (搖頭) ……

(風吹, 淒涼的馬來歌聲。)

(稍停, 門外有小孩子叫嚷聲, 嘲笑聲, 接着一個五歲的小孩子哭了進來。)

憂 姆媽! 姆媽!

蝶 憂, 憂, 憂! (抱他到懷中)

憂 (一邊哭) 姆媽, 姆媽!

蝶 好孩子! 別哭! 別哭! (爲他拭淚)

憂 (一邊揉眼) 他們, 他們……

蝶 什麼?

憂 他們又罵我了!

(外面孩子叫: 「小雜種, 小雜種! 養個兒子是飯桶! 自己的親爹是誰也不懂!」接着是一陣笑聲, 散了!)



蝶 (憂傷地) 叫你別跟他們頑……來,來,來! (拿了一只玩具船給他) 玩兒這個……這個輪船好。

(憂玩船。)

憂 (用手把它移動,作汽笛聲) 喔哆哆! 喔哆哆! 開船了……噶咚噶咚! 到了,到了! (笑)

蝶 (也笑) 爸爸到了! 快去接爸爸!

憂 爸爸?

蝶 唔! 爸爸下船了! 爸爸帶了多少多少好玩兒的東西給憂憂, 爸爸說: 憂憂乖, 乖的孩子, 爸爸喜歡!

憂 (拍自己) 憂憂是乖孩子!

蝶 對了! 爸爸喜歡!

憂 ……爸爸什麼時候回來?

蝶 (一怔) ……就要回來的! 就要回來的!

憂 爸爸不回來……憂憂 (作想態) 想爸爸, 媽媽也想爸爸……

(蝶黯然。)

憂 爸爸不回來, 憂憂坐上大輪船……喔哆哆! 喔哆哆! …… (拖了玩具走) 噶咚噶咚! 到了, 到了! 抓了

爸爸就往家裏走!

(蝶淒涼地笑。)

憂 (質問狀) 憂憂問爸爸，幹嗎不回來？躲到蝶懷中笑！姆媽！您喜歡嗎？(用手摸她臉)

蝶 (寂寞地) 喜歡……瞧！你的手手多醜？(拉了他) 快去洗洗去！不乾淨的小孩子，沒人歡喜！

憂 (邊走，重覆蝶的話) 不乾淨的小孩子，姆媽不喜歡！爸爸也不喜歡！

(他們母子下)

(在他們母子談話時，艾娜坐在一旁)

(有人推門)

夏伯鈞聲 有人嗎？

艾 (起立) 誰呀？

(夏推門入)

艾 夏老爺，您好！

夏 好！(四面打量了一下) 你們太太呢？

艾 在裏面，就要出來！(奉茶)

夏 (有點心神不安) 不，我就要走的！

艾 那麼，我馬上請她出來！

夏 別忙！

(艾停)

夏 你們好嗎?

艾 謝謝您,還好!

夏 你們太太還是老樣子,不常出去?

艾 是的……除了做點兒家事。一天到晚地就念着老爺……等他回來!

夏 (更甚地不安) 哦!

艾 您沒接着老爺的信嗎?

夏 我……(有點爲難,終於出口)我正是爲着這件事來的!

艾 是老爺有了什麼信託您帶來了(興奮地)讓我馬上去告訴太太去!

夏 別……我怕她聽着了不高興!

艾 怎麼?

夏 你們老爺這幾天就要回來!

艾 真的您不是騙我們?

夏 不!一點兒也不乘的「維多利亞」船。

艾 (大喜) 太太!太太!

蝶 (在內) 什麼事?我就出來的!

艾 (對內) 就要回來了!

蝶 (在內) 什麼?

艾 (對夏) 船什麼時候到?

夏 早則今晚,遲則明早!

艾 啊呀!這未快?真是做夢也沒想到!老爺在信上還跟您提了什麼沒有?

夏 他說……這一次回來的,還有他的太太!

艾 (大惑不解) 他的太太(指內,不懂)回來的……難道……

夏 (點頭) 他在國內結了婚,有了一個正式的中國太太!

艾 (大驚) 啊!這可怎末好?我們太太……

夏 他叫我馬上代他辦理離婚的手續!

艾 離婚?

夏 大家分開,不再算是夫婦!

艾 天哪!不再認我們太太?要是我們太太知道了,她還活得了!(懇求地)別跟他說,我求您,夏老爺,別

跟他說!

蝶 (在內) 你說誰要回來了？艾娜！

艾 (連忙) 沒，沒有誰！誰也沒有！快去吧！夏老爺，千萬別跟她提一個字，您只要瞧着她那份痴心，誰也會心碎的！

蝶 (在內) 艾娜，艾娜！

艾 ……她來了！(推夏到園中)

(蝶上)

(見無人，慢慢地走到台中，將玩具船拾起，轉身看看窗外的海景，然後虔誠地跪下，深深地禮拜。)

蝶 (低聲，企求地) 神啊！天上的神！保佑他身體健康！……保佑他事業成功！……保佑他早日回來！

回到他的家裏，看見他的孩子……他的妻……一家團圓……(越說越低，她的眼中含滿了淚)

(淒涼的風聲)

蝶 神……天上的神……饒恕蝶蝶的罪過！保佑他一家平安！(啜泣)

(忽然，燕子的叫聲)

(蝶大喜)

蝶 燕子回來了！燕子回來了！艾娜，艾娜！燕子回來了！

(夏伯鈞與艾同上)

蝶 (無暇顧及詢問別的,指簽上) 夏老爺,您瞧,燕子回來了!

夏 (應付地) 是的!

蝶 還是從前那樣兒,牠們多高興!叫得多好聽!

夏 .....

蝶 (完全浸在自己的興奮裏) 克成就要回來了!他說過的,燕子一到,他就要回來的! (發現夏坐在一邊

有所思慮) 夏老爺,您在這兒想什麼?對了我正要問您,你們中國燕子幾年來一趟?

夏 燕子幾年來一趟?這個……一年吧……

蝶 一年?

夏 (連忙改正) 不,不,也許是兩年……也許是……我從來沒研究過這個問題!

蝶 瞧您多粗心!連這也不知道!

夏 是的是的!我這個人實在粗心!

蝶 可您總該知道克成什麼時候回來?他有信給您嗎?

夏 有的,哦,沒有!

蝶 到底有,還是沒有呢?

夏 (窘迫地) 可以說……有……也可以說……沒……沒有。

蝶 您真是有點滑稽！夏老爺，我知道您怕我難過，所以就說有其實壓根兒就沒有何必騙我呢？就沒有好了！反正他就要回來的！（忽然注意到艾娜）艾娜！你傻傻地站在這兒幹什麼？還不到裏面看看憂憂去？

艾 是！（下）

（靜）

（夏欲言又止）

蝶 （完全沒有注意對方的情形，興奮異常，圍繞克成當日常坐的椅子走）克成就要回來了！這是他常坐的椅子……這是他的烟斗，他歡喜這麼坐着抽烟的！（轉身見夏，笑）對不起！我幾乎忘了您在這兒。沒有什麼！沒有什麼！

夏 夏老爺！您一定很忙吧？我記得您還是去年夏天來的！

蝶 是的，是的！公司事忙，我得常到別的地方去！

蝶 （爲他斟咖啡）您的咖啡……

夏 我……（起立，握手）

蝶 （見他爲難的樣子）您有什麼事嗎……

夏 ……………

蝶 有什麼話，快請說吧！

夏 ……（搭訕地）克成去了——

蝶 五年了……

夏 真快啊！這末些時沒信息，他一定……

蝶 他一定就要回來了！他說過，不會去得太長久的！

夏 （本來要說，又嚥下了）……

蝶 他一定是爲了什麼事就擱住了！他的事情很多。

夏 （只好隨着她講）是的，是的，不過……

蝶 不過什麼？

夏 （鼓足勇氣）我想要跟你講，蝶蝶！

蝶 什麼？

（巴範笑嘻嘻地入。）

巴 （對夏）夏老爺！（對蝶）許久不見了，你好！蝶蝶！

蝶 謝謝！您好！

巴 好說！還是老樣子！（對夏行禮）來了一會了！夏老爺……



夏 (還禮) 不……

巴 請坐! (轉對蝶) 今兒早上,我碰見艾娜,我叫她帶個信給你問好……

蝶 謝謝你!

巴 我好久就想過來看看你了,只是沒空。我們那兒事忙,就別想有一分鐘跑得開!

蝶 是啊!您忙!

巴 可是,自從上一次碰到了艾娜,知道你這兒境過不好,就一直打算來你這兒……後來…… (看了夏一眼)

今兒又碰着了夏老爺,我們談到了你,我就對我自己說:「快點去吧!」於是我就匆匆忙忙地趕來了! (又跟夏交換了一個眼色) 不是我巴籠誇口,究竟活了這末大把年紀,我早就說過,

我勸你不妨出去走動走動,散散心,也解解悶!你知道有多少人,都很仰慕你,要看看你,這裏邊,衙門裏的大老爺,做買賣的大闊老,還有我們最……尊貴的親王,貴族。

蝶 ……他們跟我有什麼關係?

巴 有什麼關係?……你難道不知道,他們都非常非常地看得起你!蝶蝶!

蝶 ……

你幹嗎死呆在家裏? (見蝶不理,對夏) 您說是嗎?夏老爺。

(夏點頭)

巴 (又對夏) 你現在是自由的身子, 要怎末, 就怎末, 誰也管不了你! (又對夏) 您說對嗎? 夏老爺。

(夏又點頭。)

巴 (又講) 趁早打定主意吧! 蝶蝶!

蝶 (搖頭) 不!

巴 不?

蝶 我要等他!

巴 還要等他?

蝶 唔!

巴 倒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想不透的人……你不知道他在國內結了婚不再回來了

蝶 胡說。

巴 一點兒也不胡說! 不信……(向夏)

(夏窘迫地避開。)

蝶 住嘴! (嚴肅地) 巴, 你要是再說下去, 我可不能忍受了! 別忘了, 你是個許久沒來的客人, 我得好好兒接待你!

(巴尷尬。)

(71)

巴 (賠笑) 別動氣!千萬別動氣!我也不過是聽人這麼說起,再說,我也是爲了你好!  
蝶 (凜然) 謝謝你!

(靜——)  
(汽車喇叭聲。)

巴 (若急地,又賠笑)不過話又說回來了!這樣下去,總不是辦法!別說旁的,瞧你的臉色……(故作驚人  
之筆)啊,你瘦多了,總得有個把熟人朋友,談談天,解解悶,比方,比方……夏老爺,又比方,比方  
我巴籠,還有——

蝶 要是不耽誤我們的事,來我這兒,我非常歡迎!……至於夏老爺那兒,我還要親自過去!  
夏 好說,好說!

巴 夏老爺那兒倒沒有什麼,我是說的別的,別的!  
蝶 別的?

(又是汽車喇叭聲。)

巴 (急)是的!別的人!他們很願意做你的客人,到你這兒來!比方……

(喇叭聲。)

蝶 誰呀?

巴 (笑) 比方, 葛龍冬親王……

(喇叭聲)

巴 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!

蝶 葛龍冬親王?

巴 是呀! 葛龍冬……親王, 想來你總還沒有忘了吧? 從前你在我們那兒的時候, 他常來, 他還想討你, 後來……

蝶 不行! 我不見他!

巴 可是他就外面!

蝶 我沒有請他來!

巴 啊呀! 我的蝴蝶姑娘, 你怎末變成這個樣子? 人家親王殿下專車來看你, 你好不接待他?……再說, 他也不過是想見見你, 你好不見一個客人, 而且還是一個親王, 而且還是一個有財, 有勢, 有地位, 誰都得敬畏他的親王? 你能不理他? 你好不理他?

(喇叭聲)

巴 快, 快! 打扮打扮! (不容分說, 使她打扮)

(夏退在一邊)

(巴跑了出去。)

巴

(在外較遠處) 親王殿下請！(近處) 親王殿下請！(跑入，站在門口，恭恭敬敬地躬身大聲) 葛龍冬親王

駕到！

(所謂葛龍冬親王，卻是一個禿頭，拿根手杖，佝僂的又矮又瘦的老頭兒，戴付眼鏡，模樣兒頗像「甘地」，有點滑稽。)

(蝶行禮迎接。)

蝶

親王殿下！

葛

(眯着眼睛笑) 啊呀！好了，好了！(欲扶她)

(蝶已起。)

巴

殿下這邊請坐！

葛

(完全沒有聽見，一隻眼睛直注着蝶，全不覺得屋間有人) 蝶蝶！小蝶蝶兒！(端詳) 你還是從前那末標緻，那末年青，那末迷人……(啞嘴) 完全一樣！完全一樣！這幾年來你好嗎？你怎末過的？聽說你嫁了一個中國人，那個中國小夥子，現在在哪兒？我早跟你說過了，中國人沒一個靠得住的！

(蝶有反抗意，葛不覺——)

葛

可不是？像我們同族馬來人才好……蝶蝶哪！你親王雖然身邊有那末多人，可沒有一個中意的！

沒有一個叫人歡喜……沒有一個叫人喜歡……你親王老是記起你，老是打聽你，老是想着你！  
(嗅狀) 你真是一個迷人的小蝴蝶兒！(嗅深深地嗅)

(蝶讓開)

(夏咳嗽)

葛 (看見了，也咳嗽，故作莊嚴態) 哦！你這兒有客？

巴 (介紹) 中國大財主，夏老爺！

夏 不敢！請教——

葛 葛龍冬親王！

夏 葛龍冬？

巴 (點頭) 葛龍冬，葛龍冬！

(靜)

葛 (大模大樣地坐下，莊嚴地) 坐！

(靜)

葛 (莊嚴地) 聽說你們中國，冷得很！穿多少衣裳？

夏 是的，親王！

葛 那不太熱嗎？……（更搖頭）又不天天洗澡！

夏 是的，親王！

葛 那不太髒嗎？……（更搖頭）有時候還要烤火，生爐子！

夏 是的，親王！

葛 （搖頭，大不謂然）……

（靜。）

葛 聽說你們中國沒有蘇丹？

夏 是的，親王。

葛 蘇丹的兒子也沒有？

夏 是的，親王。

葛 那就更不用談蘇丹的孫子了。

（靜。）

夏 （覺得太窘，起立）對不起！

葛 （莊嚴地）請！

夏 （對蝶）我待會兒再來！

巴 好走！夏老爺！

(夏下。)

(葛吁了一口大氣，又恢復那種靈活的樣兒。)

葛 (以手敲背) 呵！我的背都疼了！(搥起立) 討厭的中國人！討厭的中國風氣！討厭的……(搖搖擺擺

地走向蝶，遺下手杖)

巴 (拿了手杖扶穩過去) 殿下！

葛 (沒有聽見，對蝶，色迷迷地) 蝶蝶！

蝶 (有所畏懼，退) 殿下！

葛 (追了過去) 來，來，我早知道，你不會忘了我的！(一直走去)

(巴亦隨之，不想手杖伸在前面絆了親王一交，自己也蹣跚了，壓在他身上。)

葛 啊呀！(掩着鼻子)

巴 (連忙爬起，撥扶親王) 殿下，小人罪該萬死！

葛 混賬東西！

巴 是殿下！

葛 豈有此理……蝶蝶，過來啊，你怎麼不扶我一把？你親王幾乎蹣跚壞了！只等你的小手摸一摸，它才



不疼呢！(欲去拉蝶，見巴仍在咳嗽)

巴 (會意) 是親王！(要下)

蝶 (跟着也要下) 巴籠！

(巴停)

蝶 你別走！

巴 (進退維谷) 我……親王……你……

蝶 殿下在這兒，你得幫同接待！

巴 可是……(看親王)

葛 蝶！怎末了？不讓巴籠走幹什麼？(曖昧地) 難道你覺得這樣合適？

(巴乘機溜下)

蝶 殿下！

葛 你不知道……哈哈！你不會不知道的……瞧你害燥的樣兒，多惹人喜歡！親王是熟人，怕什麼？

中國人不行……沒有蘇丹，親王是馬來人，老蘇丹的兒子，他就看中了你……(撫鬚頰，脫帽)……

他這末年青，這末漂亮。(要摟她)

蝶 (退開，態度儼然) 殿下，你要幹什麼？

葛 (摸不着頭腦) 幹什麼……(叫) 巴籠! 巴籠!

(巴急上)

巴 小的在這兒侍候殿下!

葛 你跟蝶蝶全說了?

巴 是,殿下!

葛 說清楚了?

巴 是殿下不過……

葛 什麼?

巴 沒有問題,沒有問題!

葛 好極了……你的確能幹!

巴 謝殿下誇獎!

葛 我要重重地賞你!(伸手摸袋,結果沒有) 哦!我忘了!回頭到我府裏去領去!

巴 是,殿下!

葛 (對蝶) 蝶蝶!我的小小蝴蝶兒……過來呀!

(蝶一直狐疑地注視)

(72)

葛 你還有什麼話說嗎？

蝶 我不明白……殿下！

葛 不明白……巴籠！

巴 (走向蝶) 殿下一心仰慕你，要娶你回去！

蝶 娶我？

巴 唔！

蝶 (急) 你……

葛 怎末了？

巴 (走向葛) 蝶蝶姑娘說，能夠侍奉殿下，非常榮幸！

蝶 你胡說！

巴 殿下前，小人不敢胡說！

蝶 (氣極) 滾開！

巴 殿下前，小人不能滾開！

葛 怎末一回事？

蝶 (撲到葛前) 殿下！(泣)

蝴蝶夫人

葛 怎麼有話慢慢兒說，幹嗎要哭呢？我的小小蝴蝶兒！

蝶 賤妾久已成婚，不堪侍奉殿下！

葛 (對巴) 這是怎末回事？

巴 ……………

葛 你跟我說，她男人跟她離了！

蝶 沒有！

葛 (怒) 巴籠！你是幹什麼的……

巴 小人不幹什麼！殿下。

葛 你沒跟她說？

巴 小人……小人……

葛 你真是個死人！

巴 是殿下！

葛 混賬！

巴 是，殿下！

葛 王八蛋！

巴 是，殿下！

葛 (氣得發抖) ……

(汽車夫上。)

汽 喂喂，喂！

葛 (火上加油) 你來幹什麼？

汽 拿車錢！

葛 拿車錢？

汽 時候到了。不要去拿車錢！

葛 混賬東西！我會少了你的車錢？拿去！(混身摸，仍是沒有) 我葛龍冬親王會少了你的車錢？……

汽 快點，快點！

葛 到我府裏去拿！

汽 不行！

葛 你不知道我是葛龍冬親王，葛龍冬——

(汽搖頭。)

葛 該死！

巴 (解圍) 他就是葛龍冬親王, 葛龍冬親王, 專愛頑兒姑娘的葛龍冬親王。身上從來不帶一個子兒!

葛 (怒極, 對巴) 你真是……

巴 (陪笑) —— 渾賬王八蛋!

(葛頓足下。汽車夫隨下。巴籠也要跟着溜走。)

蝶 站住! (對巴籠) 你是來幹什麼的? 你叫我接客? 你叫我嫁給他? 嫁給這個妻妾滿堂的老頭兒? 這個

老混賬! 我是一個有夫之婦, 我是一個有男人的良家婦女, 你敢欺負我!

巴 (冷笑) 你打算一輩子做寡婦?

蝶 做寡婦?

巴 對了!

(巴陪笑, 蝶大怒)

蝶 胡說, 滾, 滾, 一分鐘也不許呆在這兒!

巴 我本來是要走的。(冷笑) 哼, 趕明兒你可別來找我, 找我幫忙。

蝶 找你幫忙笑話, 克成就要回來了! 他就要回來了!

巴 就要回來? 只怕你做夢。

(夏上。)

巴 夏老爺來了，他完全告訴你的。

蝶 (對夏) 夏老爺快說，克成怎末了？

夏 ……………

巴 說呀！夏老爺！

夏 他，他在國內……

巴 他在國內結了婚，他已經不要你了！

蝶 (大驚) 真的，夏老爺？

夏 ……是的。

蝶 (發瘋似地) 你說不是的，不是的。

夏 (搖頭) ……

巴 (幸災樂禍) 怎麼樣？(冷笑) 哈哈！(下場)

(靜——)

蝶 (呆立半響，仍然鎮定起來) 我不信！我不信！

夏 克成來了信……

蝶 在哪兒？他怎未說。

(夏拿出信來。)

夏 (慢慢展開讀) ……「伯鈞同志，許久沒有跟你通信了！實在因為此間工作忙碌，無暇執筆，你要

是知道了，一定會原諒我的。現在我有一最好的消息告訴你，你聽了一定非常高興……最近我受上司的調遣，即將乘維多利亞號南下……」

蝶 (一直注視着傾聽，聽他讀到這裏，連忙阻止，大著過望) 可不是，他就要回來了！夏老爺，你還說是壞消息？可是，還有下面，(接聽)「我有一件事拜託，就是請即幫我辦個離婚手續。對於蝶……」

夏 (大怒，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拾了信扔在地上) 胡說！沒有這回事！你們串通了騙我！你們造了假信，想逼着我嫁人！(推他) 走走，走！(失去了禮貌) 你給我走！(大聲) 艾娜！艾娜！

(艾上。)

蝶 給我，把這個人趕出去！趕出去！不許他再跨進我們家門。

(艾不動，蝶盛怒坐下。)

(靜——)

蝶 (忽然，好像驚醒了惡夢，沉思地) 哦，我明白了！你們是來試探我……克成就要回來了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他要你這末做……他怕我變了……因為我是妓女出身……他們是中國人……(不禁笑起



來) 對了! 對了一定是這末回事! (對夏, 道歉地) 對不起, 夏老爺, 剛才實在失禮! ……失禮得很。千萬要請您原諒! 您既是克成的好朋友, 一定肯饒恕我的! ……請坐, 請坐!

夏 (慢慢地坐下) ……

蝶 夏老爺, 那信上下面是怎樣說的?

夏 (反倒說不出來) 也不過是些平常的話!

蝶 我說是囉! 克成不是那末個人, 都是你們故意嚇唬我, 其實, 你們謠言造的也不像!

夏 ……

蝶 (對艾娜) 你聽見沒有? 艾娜! 老爺要回來了! 你還不去拾掇拾掇去!

艾 是太太! (下)

夏 (擔憂地) ……蝶, 要是克成真的不回來?

蝶 真的不回來? 我還有最後的路好走。

夏 最後的路?

蝶 (堅決地) 是的! 那時候我也就完了! 我要離開這個世界。因為這世界上再沒有我留戀的地方, 除了我們的孩子!

了我們的孩子!

夏 (疑) 你們的孩子?

蝶 你不知道，我們有了孩子，他已經五歲了。不錯，你沒有見過愛愛。  
夏 愛愛？

蝶 唔，他的名字叫愛愛。我給他取了這個名字。（叫）艾娜！把愛愛抱出來見見伯伯。

艾 （在內）是。

夏 （深為不安）可是……

蝶 你瞧他像不像父親？

夏 （如坐針氈，終於起立）你還是自己看這封信吧，我走了。（不忍即去）

蝶 （看信，幾乎暈倒，喃喃地）這信……不……不……不像是他的親筆。

（艾帶愛愛上。）

愛 （對蝶）姆媽！他就是爸爸的好朋友……（對夏）伯伯……爸爸就要回來了……伯伯！你說，是嗎？

（夏勉強點頭。）

愛 （跳躍，拍手）爸爸就要回來了！爸爸就要回來了……他一定帶了多少多少好玩的東西給愛愛！

姆媽，您不高興嗎？（突然注意到蝶哭）姆媽！您怎末哭了？

不，我沒有哭，沒有哭。

夏 （再受不住了，起立）再見，蝶蝶。

蝶 您去了！

夏 別難過也，許他不是這個意思……也許他就要回來……也許……你不說嗎？……這不像他寫  
的……再見！

蝶 再見。

憂 (追去) 伯伯！你怎麼走了？

夏 我有事，孩子。

憂 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呀？

夏 ……………

憂 爸爸一回來，您就把他帶來啊！再見，伯伯！

夏 (點頭) 再見！(下)

憂 媽媽！您怎末啦？

蝶 ……………

憂 爸爸就要回來了，您不高興嗎？

蝶 ……………

憂 高興吧！媽媽笑，笑一個！(投到母親懷中)

蝶 (想笑, 可是不禁哭了) ……

憂 (驚愕地) 姆媽?

蝶 (緊緊地抱着他) 孩子, 我的孩子! …… 你不知道, 你不知道啊! ……

憂 姆媽! 我知道! 憂憂知道: 爸爸喜歡憂憂, 爸爸喜歡姆媽!

(蝶泣下。)

(靜——)

(突然, 遠處汽笛聲——)

憂 (跳下來) 一隻船! 姆媽!

蝶 (連忙跑到窗口) 是的! …… 一隻船! 「維多利亞!」 一隻郵船! 艾娜! 艾娜!

(艾上。)

艾 太太!

蝶 老爺回來了!

艾 哪兒?

蝶 (指遠處港口) 船! 船!

艾 天哪! 可望着啦!

蝶 快把屋子收拾起來！

(艾打掃，稍爲怠慢。)

蝶 瞧你的樣子，打起精神來！衣裳要整潔，做事要起勁！老爺不是說過，中國人都是這樣的？

艾 是，太太！(作有精神狀)

蝶 最好臉上帶着笑。

艾 是，太太！(笑)

蝶 ——還有，屋子擺滿了花！

艾 是。

(艾娜跑到園中折了花插瓶。)

(蝶則薄施脂粉，穿上那件結婚衣服，對鏡敷粉。)

憂 爸爸就回來嗎？

蝶 是的，別等！乖乖地坐在那兒等着！

(憂憂真地乖乖地坐下，等待。)

(蝶入內室將平克成的拖鞋，睡衣取出，放好，一如從前。)

憂 姆媽！爸爸怎末還不回來？

蝶 又不聽話了！叫你別響。

愛 愛去接爸爸去，好不好？（向外走去）

蝶 別跑遠了！

愛 愛知道！（下場）

蝶 （對艾）瞧他聽見爸爸回來了，歡喜的樣兒，你去看着他！

艾 是太太！（下）

（蝶一人倚窗等待。）

（靜——）

（稍停，愛愛上。）

愛 爸爸還回來？

蝶 （自慰地）爸爸一定有事，耽擱了要等一會兒！

愛 是的，媽媽！（坐下）

（天色漸暗）

愛 爸爸還回來？……愛愛……要睡了！

蝶 ……別睡呀，愛愛！爸爸見了睡着的小孩會不高興的。

憂 好！憂發不睡！（振作精神，稍停，又倦了）爸爸還不回來？

（艾推門進）

艾 海邊上人都走完了！

（蝶悄然）

（天色更暗下來——）

（風聲，寂寞的潮水的聲音）

艾 太太，天黑了。

（蝶佇立在窗前不動）

（艾掌角燈上，置桌上）

（憂憂昏昏欲睡，艾哄他）

艾 哦哦哦……

憂 （喃喃地囁語） 爸爸……回來了……爸爸……爸爸……坐的大輪船……爸爸……爸爸……

（寂寞的風聲——）

（蝶突然走向門口）

艾 您到哪兒去？太太！

蝶 我聽見脚步的聲音！

艾 哪兒？

蝶 (聽) 那不是皮鞋的聲音？

(艾狐疑地隨着她)

蝶 燈！

(艾爲她掌燈，二人同出，可是什麼也沒有)

蝶 (驚醒) 爸爸回來了！(跳下來) 爸爸，爸爸！

(門開，主婦二人失望地走回)

(潮水的聲音——)

艾 太太！您睡吧！

蝶 不！(仍然佇立在窗口)

艾 爸爸不回來了！爸爸不回來了！

(蝶看艾，十分傷心)

艾 (制止他) 愛愛！

(潮水的聲音——)



（風中送來輪船上的音樂，淒涼而憂鬱，雜有歌聲。）  
愛 媽媽，媽媽，船上唱歌呢！

蝶 （淚下）……

艾 別吵着媽媽！愛愛是！

（風中傳來音樂，如泣如訴。）

艾 （哄愛愛）愛愛睡覺吧……愛愛好孩子啊……媽媽歡喜小寶貝啊……爸爸回來拍你睡呀……

（愛愛睡着了。）

（艾娜也打起腕來。）

（淒涼的音樂——）

（蝶蝶佇立着不動。星光照見她向下直流的眼淚。她并不去擦拭。）

（音樂繼續敲着——）

——燈漸暗再明

## 第二幕 第二場

一夜過去了，遠處有雞叫的聲音，天色慢慢地亮起來。晨曦侵滿了這間小屋，一切依舊。

蝶蝶佇立在窗前默默地等待着。愛愛睡在一邊，艾那則和衣睡着！

（近處有雞叫的聲音——）

（艾那驚醒了。）

艾 （看看四週，揉揉眼睛）啊呀……（對蝶）您還沒睡！太太這一夜您就這末站着！

蝶 ……………

艾 真是，就這末睡着了！（整衣起立，看了看愛愛）睡得蠻好……（走向蝶）太太您還是去睡一會吧！一夜不閉眼睛，怎末成……（看窗外）船既然到了，總不會開走的……我給您等着好了！太太……您只管睡覺去！安心着睡覺去……

（蝶猶疑）

艾 再說，回頭老爺來了，見了您沒精打彩地，該怎末說呢……

（蝶微動）

艾 您不說過，他們中國軍人，都是精神飽滿，生氣勃勃地，見着叫人喜歡！您不還教過我嗎？

(蝶被說動了)

艾 去躺一會兒吧！老爺一來，我就叫你……您穿着衣服睡好了！(扶蝶入內室)

(太陽出來了！曬滿了花園，屋內也照在小菱菱的身上。一切都顯得這末有生氣！)

(稍停，平克成和夏伯鈞上。平精神弈弈，看了看屋子，點頭滿意。一面向外吹着口哨。夏則煩燥而又有隱憂。欲說未說，嘴裏喃喃地。)

夏 (低聲) 克成！克成！

平 (沒有聽見，只顧東張西望) 咦！沒有人？(轉對夏) 怎末了？老夏！你好像要跟我說什麼，又是不說，——  
咦！從前你不是這樣的。

夏 是的！不過——

平 (打趣地) 難道五年一過，舌頭也變了？

夏 克成！你聽我說——

平 我不要聽你說！——咦！亞男呢？(向外叫) 亞男！亞男！

亞聲 嗳，我在這兒看燕子呢！克成，南方的燕子真多哪！

平 快進來呀！(要走出叫她)

夏 (阻止) 別——

平 (怪) 怎末(不理,仍叫) 亞男(亞男)

亞聲 來了!

夏 我要跟你說——

平 (轉對夏) 你究竟要說什麼?

夏 你幹嗎帶你新婚的太太到這兒來?

平 (不以爲意) 有什麼關係?再說,我就沒有告訴她這兒是什麼地方,我只說帶她來看看,這兒住着

一個朋友……

夏 可是要是(指蝶)她……

平 (指外) 她?

亞 (在外) 克成!你在哪兒?

平 瞧,你又跑得不認識地方了!(下)

(夏搖頭)

(平挽了喬亞男上。喬年青而有朝氣,因在新婚期間,帶有嬌態。)

平 (對喬) 再別亂跑了,回頭山上老虎出來

嚇人!

(二人笑。)

平 亞男你說南洋好玩不好玩？

喬 (十分有興味) 有趣得很！這兒什麼東西都精巧，別緻，討人喜歡，真好像到了神仙島一樣……

平 你一定沒有想到吧，這末一個奇妙的地方！

喬 是的，除了我住小說書裏讀到過。

平 可不亞男，你一定再不會埋怨船上那兩個禮拜討厭的生活了吧？

(喬點頭。)

平 這一趟旅行，你覺得滿意嗎？

喬 (依偎着平) 你說呢！

(克成抱她，忘了屋中還有別人。)

夏 (微帶警告地咳嗽) 克成！

平 (仍在抱着喬) 什麼？

夏 你不記得？五年前，這間屋子——

(大笑) 哈哈！我幾乎忘了！虧你還記得！所以，我一定要來看看亞男也要我帶她來。她說她一定要參觀參觀一個馬來人的家庭，是不是跟我們中國一樣……她又要看馬來女子，聽說馬來

女子都是那末熱情，神祕，她感到十二分地興趣（對喬）不是嗎？  
（喬點頭。）

平 這末着，我們決定一下船，就到這兒來。（四面張望）……噢！人呢……  
也許，也許在裏面吧！

夏 〔向內走去〕 倒要看看她現在什麼樣兒（突然停住）不行！我想——  
（原就捏着一把汗）還是別去的好！  
怎末了？

平 我想起來了！〔對夏〕我忘了問你，她現在怎麼樣？跟什麼人在一起？

夏 什麼人？除了她的傭人——艾娜，還有誰？

平 噢！不是這個，我是說她的男人！

夏 〔不解〕她的男人？

平 唔，她現在的男是誰？

夏 什麼？我一點兒不懂你的意思！

平 難道你不知道？

（夏搖頭。）

平 還是不便說？

(夏又搖頭。)

平 一點兒也不要緊！亞男了解我，全明白！至於我自己，一回到國內，就把這件事忘了，完全忘了！

(喬看窗外。)

夏 可是……(看着喬，又不便說下去。)

平 你跟我辦理離婚手續的時候，沒有遇到什麼困難？(不容他答話，拍肩)老朋友，謝謝你……回頭再請客！

喬 (微有不耐煩) 克成！還有什麼地方好玩嗎？

夏 (乘機) 哦，哦！這一帶海邊風景很好，我引路！亞男小姐！

(夏走在前面，喬其次，平最後。全下。)

(愛愛被他們談話聲驚醒，起來揉眼，忽然看見園中的人，叫起來。)

愛 喂，喂！

平 (走回在窗外) 幹什麼？

愛 你們跑到這兒來幹什麼？先生！

平 (笑着) 我們路過這兒，進來看看。

憂 (不明瞭地) 來看看!

平 唔,看過了馬上就走。小孩子!

憂 別忙,先生!

平 (不解地) 爲什麼?

憂 進來坐坐呀,先生。

平 (笑) 你這末客氣(從窗外跳入)

憂 姆媽說的,對客人,要有禮貌!

平 謝謝你,我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,(在袋中拿出一包糖)小朋友!這個送給你吃。

憂 不!

平 爲什麼?

憂 姆媽說過,不能拿陌生人的東西!

平 不要緊的,拿去!

憂 不!憂不要!姆媽說,爸爸要帶多少多少東西,多少多少糖給我……

平 真的?

憂 (點頭) 唔,爸爸就要回來的。



平 他到哪兒去了？

憂 不知道……(想了一想) 很遠很遠的地方！

平 (很感興趣地) 你爸爸究竟是誰呀？

憂 不知道！

平 (不禁大笑) 連爸爸是誰都不知道，好笑得很！

憂 (認真地) 一點不好笑……姆媽說的，爸爸喜歡憂憂，憂憂喜歡爸爸！

平 (撫他頭) 很有趣的孩子……你一個人在這兒幹什麼？

憂 等爸爸！

平 等爸爸？

憂 是的！姆媽，艾娜，我一塊兒等爸爸！(追憶昨夜情況) 那時候，船來了，多少人下船，船上有人唱歌，後來，

憂 憂睡着了！

平 等着了沒有？

憂 (搖頭)

平 (笑) 這末點兒小孩子，等爸爸，又不知道爸爸是誰？

憂 (反抗地) 誰說我不知道？

平 誰?

憂 他是個好人! 大大的好人。

平 (不禁失笑) 哈哈……

憂 不許您笑! (忽然地) 您是中國人, 不是嗎?

平 唔。

憂 爸爸也是中國人……您認識他嗎? 先生!

平 (搖頭)……

憂 (不悅) 您不是好人!

平 ……?

憂 來來! (領他到窗口) 瞧, 爸爸是坐那隻大輪船來的, 您呢?

平 我也是的!

憂 您一定碰到了他!

平 (疑) 他叫什麼名字?

憂 別忙, 別忙! 我給您看! (走到屏風後)

(夏伯鈞出現在門口。)

平 快來，快來！（指愛）這個小孩兒怪有趣的，他說他爸爸也是中國人，可又說不出是誰？你說好笑不好笑？

愛 他就是——

（愛愛拿了一張照片出。）

愛 照！（指）這是媽媽！（又指）這是爸爸！

平 （見照大驚）什麼……（指愛）他……他就是……

（夏點頭。）

愛 （見平狀，驚異地）您是誰呀？（對着照片細看，忽然明白）啊！就是他！就是這個人……就是這個爸爸！……（高興極了，跑向內室笑）媽媽！媽媽！

（艾娜出。）

艾 別吵，媽媽剛睡着！

愛 （指平）可是這個爸爸——

艾 （看見平，大喜）啊！老爺，你回來了！

平 艾娜！

艾 （大喜）讓我去叫太太去！

平 (制止她) 別去。

艾 (停) 也好!讓她再躺一會兒,您不知道,她一夜沒睡,就爲了等您。剛才好不容易讓我勸去睡下,我答應她您一來,就叫她……可是,您已經回來了,遲一點兒見着,又有什麼要緊呢?

平 ……………

艾 老爺,您一定在路上辛苦了吧!快坐下,我給您煮咖啡去!

平 不,我們這就要走!

艾 走才回來,就要出去?

平 (困難地點頭) ……

艾 到哪兒去?

平 有點兒要緊的事! (窘迫地對夏) 不是嗎?

夏 (唯唯否否) 唔……唔……

艾 哦,夏老爺! (行禮) 您也來了。

夏 唔我是……唔!

艾 您夏老爺真愛說頑話,昨天您來過之後,害得我們太太難過了好半天,這會兒老爺可不回來了。我是叫太太去,她要是知道了老爺回來,還不知道要多高興呢?

平 (坐立不安地,站了起來)……

艾 您先別進去,老爺,這會兒她正睡着,她起來還得打扮打扮,她說過,她不叫讓您瞧着她那沒精神的樣兒,老爺喜歡太太裝扮得整整齊齊地,活潑有精神不是嗎?(推推站在一旁的愛愛)去跟爸爸頑兒去呀,愛愛,怎末不叫「爸爸」?

愛 (跑過去) 爸爸!

平 (啼笑皆非,不覺感動) 孩子!

(艾挪下。)

愛 爸爸……(半嚮,企求地) 您肯嗎?

平 什麼?

愛 不離開媽媽……不跑到老遠老遠的地方……

平 ……………

愛 您肯嗎?

平 ……………(只好點頭)……

愛 (拍手) 好極了!爸爸不再離開媽媽!爸爸不再離開愛愛了!

平 你叫什麼?

憂  
憂憂!

(平不解)

夏  
憂愁的意思!

憂  
是的! 姆媽說姆媽苦! 憂憂苦, 可是——

(平起立)

憂  
爸爸別走! 我拿好玩的東西跟您玩! (下)

平  
(走向門, 又回) ……

夏  
你要怎末……?

平  
(搖頭, 無可奈何地躑着) 我不知道! (忽然地) 老夏! 那封信, 你沒有給她?

夏  
給了她看, 可是她不信! 說我們騙她! …… 那封信, 又不是你的親筆! 這還是昨天的事, 原就太晚了。

……現在你又回來了——

平  
已經結了婚!

夏  
她卻不知道, 一點兒不知道, 只癡癡地等着。

平  
五年了!

夏  
忍受了一切的艱難和困苦。

平  
.....

(內有人聲。——)

艾 (在內) 就這末出去行了! 太太!

夏 克成!

平  
.....

夏 你打算見她?

平 我……我不知道怎末辦才好?

夏 走吧! 趁現在還來得及!

平 再也不見她?

夏 是的, 你還忍心使她更加傷心?

平 不!

夏 走吧, 馬上離開這兒! (推平)

平 (懊悔地) 蝶蝶, 我——

(二人下。)

(蝶蝶盛裝出, 她臉上充滿了喜悅。)

(艾娜在旁)

(憂憂隨後，手拿玩具船)

蝶 (端裝地) 艾娜!

艾 跟當年一模一樣! 太太(搖頭，發現平夏不在) 噢! 老爺呢!

蝶 到海邊去了吧!

艾 我去請去!

蝶 (阻止) 別，別打攪他! 五年沒回來了，他自然得各處看看!

艾 那末太太到海邊去!

蝶 (彷彿新娘一樣，有點羞怯，欲去還休) 不，還是等他來! 他一定馬上就回來的。(照鏡端詳，見艾立在一

旁) 你在這兒幹嗎? 艾娜(艾娜笑着下)

(稍停，有人敲門)

蝶 他來了! (看見憂憂跑了出來，要去開門，馬上叫住) 憂憂!

憂 姆媽(跑了回來)

蝶 藏起來藏起來! (將他藏在屏風後面) 別響! 別讓爸爸瞧見! 等姆媽叫你——

(敲門)



(蝶過去迎接開門)

蝶 您回來了!

(門開了,出現的是喬亞男)

(蝶蹙然)

喬 請問——

(二人對看良久)

蝶 您是找誰的!

喬 (自言自語) 剛才還在這兒的,怎末一會兒不見了?

蝶 誰呀?

喬 奇怪?

蝶 太太,您到底找誰呀?

喬 我的丈夫!

蝶 那您一定走錯了路了!

喬 是的,只怕是錯了!這兒的房子全差不多!這麼小,又沒門牌,又沒號碼,出去了,就不知道打哪兒進來!(欲下)

蝶 您究竟找哪一家呀？

喬 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只好再去找去（搖頭喘氣）唔！

蝶 您不坐一會兒嗎？太太瞧您累得慌。

喬 不，還好！（坐下）

蝶 您大概是初到這兒吧？

喬 是的！

蝶 難怪您這兒一點都不熟！

喬 我還是昨兒傍晚到南洋的！

蝶 昨兒傍晚？那真是太偏僻了！您一定連幾條大馬路還沒跑到吧？太太！

喬 是呀！我是隨我丈夫來這兒的，今兒一下船，他就拉我到這兒來，不知怎末他，他一會兒不見了！

蝶 不要緊的！我可以送您回去，您在哪兒？

喬 我們剛下船，旅館還沒找定，不過回到船上去，總可以等到他。

蝶 那更好了，碼頭離這兒很近——（指窗外）瞧！那不就是您是什麼船？

喬 『維多利亞』號一隻中國開來的郵船！

蝶 這末說，是跟我丈夫同船了！

喬 怎末您丈夫也是趁的這隻船？

蝶 (對站在一旁凝神注目的憂憂) 快過來！憂憂這位太太是跟爸爸一塊兒打中國來的！

(憂憂走了過來)

蝶 叫人叫「太太」

憂 太太！

喬 真乖。

蝶 給太太拉拉手請安！

憂 太太，您好！(伸手去拉喬)

喬 你好！真聰明。

蝶 您有孩子嗎？太太！

喬 不！我們剛結婚不久！

蝶 那你們到這兒來是蜜月旅行的了？

(喬點頭)

蝶 願你們有一個甜甜蜜蜜的旅行！

(喬笑)

蝶 你喜歡孩子嗎？

喬 我很喜歡！可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。

蝶 總會有的！既然結了婚！

喬 不過，也得是個聰明的孩子！

蝶 自己生的沒有不愛的！

喬 不，要是生一個笨孩子，還不如沒有！

蝶 但願您有一個聰明的！

喬 像您的孩子一樣！

（二人融和地笑。）

爸 你們中國人生的孩子，一定聰明。太太！

喬 爲什麼？

蝶 （指愛）他爸爸也是中國人！

喬 是中國人嗎？（興奮地）好極了！太太（跑過去撫她肩）

（蝶羞怯狀。）

喬 對不起！……我實在太高興了！……一下船就遇見您這麼一個和善的馬來女人！……我們一定

可以做成要好的朋友！

蝶 (也很高興) 謝謝您，要是您願意！

喬 我想，不只我們，我們的丈夫也可以做成好朋友——不，我相信他們已經是朋友了！你不知道，我的丈夫，很愛活動，全船的中國人沒有一個不認識他！

蝶 他一定是個善於交際的人！

喬 可不，他簡直是個交際大家！你的呢？

蝶 他，他也容易叫人親近！

喬 這末說，他們準是好朋友！除非他們沒有碰着！

(她們談得異常入港)

喬 真沒想到，一到這兒，就結識——一個朋友……還是一個從未見面的馬來女人。(說笑地) 怪道我們中國人，對馬來女子很鍾情，很願意娶你們做太太……

蝶 (有點羞怯) 太太您說頑笑了！

喬 我說的可是真話……我丈夫從前在這兒的時候，就討過一個馬來女人，後來離了，才跟我結婚的。

蝶 爲什麼要離婚呢？

喬 他原沒有長久的打算。

蝶 這麼說，他全不把結婚當做一回事？

喬 不！他回國五年，自然就把那個女子忘了！

蝶 (開始擔憂起來) 忘了！

喬 五年，您想誰能料得定呢？

蝶 ……………

喬 何況他原要跟一個志向適合的本國女子結婚！

蝶 ……………

喬 克成又是個好動的人！……

蝶 (驚) 克成？

喬 是呀！克成是個革命黨人！

蝶 (起立，大驚) (您的丈夫叫平克成？

喬 (點頭) ……………

(蝶幾乎暈倒。)

喬 怎末了，太太，您像是嚇着了！……

蝶 (竭力忍住) 不……沒有什麼,沒有什麼……太太! (力持鎮定) 一點兒,一點兒頭痛,這會兒過去  
了!

(靜)

蝶 (抱歉地) 失禮得很!太太!

喬 不! (有點不安起來) 我想,我該走了!

蝶 (送她) 再見,太太!

憂 (隨後) 姆媽!姆媽!

蝶 跟太太說再會!

憂 太太,再會!

喬 再會!

蝶 祝您和您丈夫好!

(喬忽然停住)

喬 我忘了,請教您的名字,太太!

蝶 (恐慌地) 我?

喬 你, (盯着她看) 你好像——

蝶 誰？

喬 你是不是叫蝶蝶？

蝶 蝶蝶？（頓聲，咬牙否認）不是，不是……

喬 （喘了一口氣）大概是我想錯了。

蝶 是的，太太，你錯了。

喬 那末，你叫什麼？太太。

蝶 我不過是個普通的馬來女子吧了。（轉身）

喬 （感覺不安）我……我忽然害怕起來。（看她半響）你真的不是……再見吧！

蝶 再見，（不勝難過）祝你好，你們夫婦好。（拭淚）

喬 （不安）你怎末這末難過，太太？

蝶 不，我怕，我們再也見不着了。

喬 爲什麼，我可以常來看你。

蝶 可是，我也許要走。

喬 離開這兒？

蝶 是的，太太。



喬 爲什麼？

蝶 將來你自然知道。(怕她追問下去，轉換話題) 剛才您說，您願意幫助我？太太！

喬 是的！

蝶 我只有一件事託您。太太！

喬 我一定效勞。什麼？

蝶 您說過，我的孩子聰明？

(喬點頭。)

蝶 那我請您照顧他！如果我……哦！(改換口氣) 您真地喜歡他？

喬 我早說過，我希望有這末一個孩子！

蝶 如果他就是你的？

喬 就是我的？那怎末可以！

蝶 我只問您，太太！您肯不肯收留他？像您自己親生的？

喬 那還用說？

蝶 謝謝您，太太！我們雖然不能常在一起，可是我絕忘不了你，我一定會時常在你身邊的。

喬 您說什麼？我一點兒不懂！

蝶 (悽涼地笑) 您總會懂的! 愛愛, 來!

(愛愛過來, 依偎着母親。)

蝶 叫「媽媽」

(愛看看蝶, 踴躍不叫。)

蝶 叫啊! 她是你的媽媽! 乖孩子, 聽媽的話!

愛 (勉強地) 媽媽!

(喬抱她。)

(蝶含淚笑着。)

蝶 您真心好! 太太! 我永遠不會忘了您的恩德。(花園裏好像有腳步的聲音, 忽然地) 一定是你丈夫來了!

……您不要跟他談話嗎?

喬 我——(稍猶疑)

蝶 不要緊! 您馬上可以回來的! 再見!

(喬下。)

(蝶看着愛愛——)

(愛愛看着她。)

(風嗚咽地吹着，有悽涼的馬來歌聲。)

憂 姆媽！憂憂不要這個姆媽！

蝶 爲什麼？

憂 這個姆媽不好！

蝶 不！孩子！這個姆媽好！

憂 不好！

蝶 聽姆媽的話！(抱他)孩子！你是乖孩子嗎？

(憂點頭——)

蝶 乖孩子聽話的！

(憂又點頭。)

(然後，她放下他，走到屋角，拿出那柄短劍，呆看。)

憂 (擔心地) 姆媽！您要幹什麼？

蝶 (抱了他吻) 孩子……姆媽要去了！

憂 (驚慌地) 到哪兒去？

蝶 不到哪兒去！孩子！不過是到一個……到一個……永遠的地方……

憂 帶着憂憂去啊！

蝶 不！那地方只好媽媽一個人去……孩子！(物他，流淚)

憂 媽媽，幹嗎你哭了？

蝶 媽媽沒有哭！那是沙子迷了眼睛。

憂 爸爸回來了，媽媽該歡喜啊！

蝶 (流着淚，勉強作喜歡的樣兒)……

憂 爸爸喜歡媽媽，媽媽喜歡爸爸，不是嗎？

蝶 是的！

憂 笑啊！媽媽！

蝶 (淒苦地笑，可是淚再也忍不住了)孩子再見！(走向屏風)

憂 幹嗎說再見啊？媽媽！(追去)

蝶 坐在那兒！

憂 我不！

蝶 乖孩子，聽媽媽的話，再聽這一次，媽媽再也不會跟你說話了。(拭淚)聽，外面誰來了，是不是爸爸？

憂 爸爸，爸爸！(跑出)

蝶 (倚門而定,無限傷心)……去到一個永遠永遠的地方……(看着那張兩人合拍的照片)五年了,一

個多甜多美的夢啊!(燕子叫)過去了,全過去了,牠是再也不會回來,再也不會回來了。

(她走到平日企禱的地方跪下。)

蝶 天上的神,饒恕蝶蝶的罪過,保佑他身體健康,保佑他事業成功,保佑他……一家……平安!

(然後她下了最大的決心,拿起那柄劍走入屏風,聽見她喃喃的聲音。)

蝶 (絕望地)「生而無榮,不如死而無辱。」……

(隱隱約約地看見她舉劍下刺,然後倒了下來。)

(憂憂上。)

憂 姆媽,爸爸不在外面,爸爸不在外面。

(蝶勉力從屏風內爬出,捲着劍傷。)

蝶 ……他就會……回來的。

憂 (見她有異狀) 姆媽,你怎末了?

蝶 ……不,我要……(不支,閉眼欲倒)

憂 你要睡了?

蝶 是的,……我要……睡……了。(掙扎着,輕微地)好好兒的……孩子……好好……(她說不出話來)

了。

愛

(拿起那張照片玩)爸爸就要回來了。

(蝶蝶睜開眼來看了看愛。隨即閉上。)

蝶

媽媽歡喜爸爸，爸爸歡喜媽媽……

(蝶蝶的臉上泛出一絲淒苦的笑……她死了。愛愛靜靜地玩弄照片。)

(嗚咽的音樂。)

——幕徐徐下

## 後記

「蝴蝶夫人」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寫成的，本來打算在出版時，全部加以修改，可是目下又碰着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「心有餘而力不足」只好作罷。

這兒除仔細校訂外，悉照初次演出本。只有結尾改了。本來的收場在蝶蝶拿劍當場刺死後是這樣的：

愛 (在外) 爸爸，爸爸！

(愛拉平克威上，夏伯鈞，喬亞男亦上。)

愛 媽媽，爸爸回來了，爸爸回來了。

平 (發現蝶已自殺) 蝶蝶！你怎末了？(她已經不支)……饒恕我吧，蝶蝶，我們都是無罪的人。

(蝶指着愛愛，對喬亞男有所囑託，她已經說不出話來。)

喬 (含淚點頭) 你放心好了！

(蝶的臉上泛出一絲微笑，繼而頭垂下，她死了。)

平 蝶蝶。(跪在她身邊啜泣)

(夏先抱着愛愛，不使他看見。然後脫帽肅立。愛愛手裏握着那張照片。)

(嗚咽的音樂)

——幕徐徐下

以其在舞台上或者更適合點，一併印在這裏。

有人非議其中何必要有革命，答曰：「情節使然，」而且爲了「我們都是無罪的人。」

至於夏平的唱小調，名劇「李列昂」中也有這樣的場面。又有何不可？我們的劇作者內常有脫胎於名劇，而拼命不承認的英雄。作者才短，願意在此明顯地自供。

當時的脚色支配是這樣的：

蝶蝶（孫景路）平克成（嚴俊）喬亞男（林彬）蝶父（趙恕）蝶母（田秋萍）艾娜（懷瑾）憂憂（應昌）親王（司徒霖）婷婷（蒙納）牧師（云青）巴龍（胡小峯）夏伯鈞（蘇丹）阿周（洪方）汽車夫（重青）其中飾憂憂的應昌，殊爲難得。

演出時，自孫景路，嚴俊以下，每個演員都很賣力。還有全劇的配音，叫人念念不忘。這是出之於黃永熙先生，一併致謝。



版初月八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有 所 權 版  
印 翻 准 不

人 夫 蝶 蝴  
著 逸 君 方

人 行 發  
鎮 安 陳

者 行 發  
館 書 印 祥 永  
號 〇 八 三 路 州 福 海 上

者 刷 印  
廠 一 第 館 書 印 祥 永  
號 八 三 二 路 南 西 陝 海 上

編 主 泉 范

刊 新 學 文

版 出 期 分 册 六 集 每

迷 霧 司徒宗  
春 情 曲 歐陽翠  
綠 的 北 國 范 泉  
庸 園 集 孔 另 境  
子 夜 吳 天  
婦 娥 顧 仲 彝

第 一 集

淚 花 范 泉  
昨 日 司徒宗  
銀 字 集 趙 景 深  
世 紀 的 孩 子 朱 維 基  
紅 樓 夢 吳 天  
衣 冠 禽 獸 顧 仲 彝

第 二 集

文 憑 茅 盾  
朝 鮮 風 景 范 泉  
任 鈞 詩 選 任 鈞  
寒 夜  
蝴 蝶 夫  
大 地

第 三 集

本 書 實 價

5.0  
東 方 書 社

# 82  
1022/3



Handwritten marks and scribbles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, including a large 'X'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.